



浙江圖書館

兩
新
三
錄



浙 江 圖 書 館

紅
印

兩朝言錄

秀水

沈國元沈

丙寅

天啓六年

正月

御史陳以瑞疏叅太僕少卿劉蘭吏部郎中吳維祺工部郎中呂克孝南戶部郎童述先閑住

疏指劉蘭為周嘉謨張問達瓜牙腹心維祺聚徒講學黨人之應若擢呂克孝入張問達之幕而呼朋引類童述先通交楊左吾北遂南及楊左緹騎所過贈以百金為行李費

刑科劉先春御史高弘岳敬陳營務十一款一會補之制宜復夫營官設有五百餘員督以總協二臣察以巡視

科道四衙門一體統轄原自並行而不悖者故

大明會典一款內開嘉靖二十八年議准三大把總等官員缺提督文臣會同該營提督巡視科道等官選補俱務在得人會典開載炳若日星嗣後凡遇營有缺員類齊若于營必先移會職等衙門屆期公同會補見今總協二臣掛號虛公事事僉同破畛域而渾協大道首在斯舉爵人與其是亦得人之一機也一聽用之課宜勤邇來聽用各官止掛虛名于標下經年不見一面直至年終甄別然後入營較射一味

有厭循資

因東隅之失而思覆短
之事執爲常例

遇有老弱不堪者卽批令弟男子侄告替。內有戶絕丁
無可替者亦准異姓頂補。每月新軍過堂。職等與戶兵二
部司官面審膂力強壯。卽許摘牌替役。不必關支。以后月
糧。人情自欣然樂從。而無年老不替之軍矣。一火器之技
宜練。竊惟京營官軍十萬有奇。弓弩短兵居其四。火器軍
人居其六。蓋爲火器能以寡敵衆。以近制遠。軍中第一長
技也。自今宜責成各該將領。卽將六萬火器手。嚴汰老弱。
責令該管千把總日逐教演。變庭羸而精強。轉無用爲有
用。誠今日營務中之最吃緊也。倘該營將領澄汰未盡。年
終卽以此爲殿最。千選把總訓練不精者。立行黜革。一勇

衛之器宜造。查得勇士四衛兩營創自宣德八年設立坐營中軍把總等官軍勇鱗集戰騎雲屯實爲

天子之親兵扈駕之近旅也。其旗幟響器盔甲器械等項爲軍伍中必需之物除內庫收藏外合無照三大營軍事例分別項款立弓弩手若干隊短兵手若干隊火器手若干隊爲造各項器具分給軍勇仍令時加訓練日逐操演以使行伍整齊軍旅改觀可也。至于給錢糧造器械或該工部或該內監伏乞勅下該部酌議之職等衙門不過逐一爲之稽查弗使胃破巴耳。一營馬之補宜合。夫三大營巡捕營軍選騎操馬匹每年倒失缺額者各營將領呈報

巡捕營軍選騎操馬匹每年倒失缺額者各營將領呈報

者種種弊端令人厭鄙而希圖薦剡猶其小耳嗣後宜聽職等衙門四季考查先觀步騎徐試韜畧果其負韓白之奇窺孫吳之秘者不難咨部擢用卽抱一材一藝亦必遇缺會補若猶一無可用所聽何事卽爲除名斷不使儲材一途爲銅臭借階之路一選壯之練宜亟京營軍選通計一十萬餘衆每軍月糧一石壯丁加五而選鋒倍之凡以此等技力過人爲是優異之耳今宜于常操之時行令各該營將官每日調隊比試如式者賞不如式者責并連坐本官不貸候臣等入營調射亦如是法內有老弱者卽當面陸續批汰復于春秋兩季設操後又定期逐名試驗能

勝者照舊充數、不則遞降單糧、或有單糧之中、技力不可
以堪此者、亦不妨遞爲拔補也、一老弱之汰宜善。國家養
一軍、期收一軍之用、營伍若此、豈終聽彼之糜占乎、而職
等有一法焉、請以練之法、爲汰之法、按營新設壯丁七千、
各月每食糧一石五斗、爲援遼設也、豈可令其嬉遊與營
軍必立之教師、每日操演、中有技閑力壯、卽以選鋒名缺
補之、是以石五而補兩石之缺、遺下壯丁名缺、卽選各營
精壯尖手補之、是以一石而補石五之缺、其在下弓弩手
亦必定補尖手、而人人自奮、不立簡汰老弱之名、而老弱
自漸退矣、再臣等進營點閱時、復取年貌操冊按隊比查

兵部、隨該兵部照數具題、選補、視軍之數、實可以滋養焉

自漸退矣。再臣等進營點閱時，復取年貌操冊按隊比查。兵部隨該兵部照數具題選補，視軍之殷實可以滋養馬匹者，方與法至善也。但

朝廷設官分職，各有司存，各衙門不得而侵越之，亦不得而專任之。夫軍營軍也，所補之馬營馬也，俱巡視二臣所統轄者，卽如替補營軍，下糧與驗軍廳，必會同查驗，年終印馬，厠寺與車駕司亦會同查給，何覓馬一節，職等獨不得與，而司馬近訪得衙役作奸，選補一番，徒爲彼居奇貨，軍之殷實者未必與，與者未必用，有錢者免，無錢者取，在三大營猶可，而捕營爲甚，有選之名，無選之實，欲以益軍，反以損軍，弊何可勝言哉。嗣後合無永著爲令，各營先將

馬匹缺額細數一面呈報兵部一面呈報職等衙門必俟移會日期公同合驗擇各軍之殷實者面給馬票赴寺候領庶軍無措索之苦亦無使費之煩矣一捕官之任宜重夫捕管把總于各軍馬領袖一方爲保障也捕總得其人則巡軍勤而地方以寧非其人則巡軍怠而地方難靖此勢所必然者嗣後如遇捕總員缺該部必于京營中軍遴其精強蕙幹技藝優者而後推補又如各把總賢能有功者仍各照信地之逸勞以定陞轉之遲速功令信賞罰必如是則各總咸知所惕厲而奉行謹衆軍各知所警懼而偵緝勤盜賊有不消而地方有不安靖者職等未之信

也
一捕總之居宜定夫捕總一十八員多係在

而偵緝勤盜賊有不消而地方有不安靖者職等未之信

也。一捕總之居宜定。夫捕總一十八員多係在京衛推補各守祖居安土難遷故有信地在城外而住居反在城內信地在城內而住居反在城外無論夜間點查巡役往來不便倘狐鼠竊發一時豈能就知誠有大不便者矣。嗣後合無責令中把總各照該巡地方居住不許自置便安致有踈虞仍令兩班把總協同緝巡無致如秦越之相視功同賞罪同罰第以班次之上下稍為分別耳違者容職等衙門叅革。一隘口之防宜密巡軍一萬一千有奇分為上下兩班每班派撥五千餘名巡夜不為不衆矣然夜巡愈緊而盜賊愈滋者何蓋由各軍俱各撥于街巷零

星防守、而盜賊出入要路、反聞若其無人故耳、職等以爲莫若將步巡分于各街衢巷內偵探、而騎馬遊巡專撥扼隘處所巡緝、令其鳴哨爲號、如遇巷內哨聲一起、馬軍輪撥巷口者謹守弗離、又不令此輩畫地以偷安也、必使往來不絕、有警彼此互相應援、一夕之中馬步二軍、又各分爲上下半夜輪流哨探、如是則責有專屬、一夜禁之令宜一都城五方穰處、傾蓋之間、驟難別議、合無勅下該部列款禁約、張掛通衢、凡軍民諸色人等、一更之後、不許行走、至鍾鳴漏盡、方許出入街衢、其酒坊水戶、併一應鋪家沿街貨賣者、起更時候、卽盡行禁絕、倘有不遵約示、仍前

違禁者、許令各該把總巡軍、鎖拿解署、重懲卹示、使人知

沿街貨賣者、起一更時候、即盡行禁絕、倘有不遵約示、仍前
違禁者、許令各該把總巡軍鎖拿解署、重懲枷示、庶人知
畏法、地方有寧、是亦清盜之一端也、統候

聖裁

刑科潘士聞直糾不簡之臣、奉

聖旨、曹欽程不簡敗群、着削籍爲民、當差仍追奪誥命、其
領過陵工神木廠二項銀兩、務要銷筭、用過若干、見存若
于、交割明白、方許回籍、該衙門知道

上傳與吏部都察院、犯官王之案、周宗建、張慎言、熊明遇
方大任等、及已故陶朗先、楊漣、左光斗、顧大章等家屬、奉
旨行彼處撫按提問追贓、如何久不回報、顯屬違玩、還着

移文各省直勒限速解以助大工

兵部接出

聖諭朕以渺躬纘承

祖宗大統夙夜兢兢志期保有疆土而遼陽淪陷未見恢復柳河之挫益用痛心朕是以更置經臣以及鎮臣政期一番振刷立奏膚功也迺今逆奴且有將至右屯之報其于山海勢已逼迫一重門限能無凜然是維爾經臣督臣鎮臣之責爾等受命方新籌畫必預其務殫心料理畫地分守應守則守應戰則戰毋得輕率躁進毋得觀望不前度茲卜蠹之情不過爲搶奪右屯糧草之計而籍茲爲餌

政逆奴天下之日也向所患者文武不和今其一德一心

政逆奴天亡之日也。向所患者，文武不和，今其一德一心，毋相推讓，向所患者，望風而逃。今其中嚴法令，逃者盡斬，其樞貳亦屬特簡，在內如何策應，糧草器械，作何區處，不得怠緩事機。膚功既奏，凡在事文武大小將士，封爵朕所不靳，如再仍前泄泄，至有僨事。

祖宗憲典凜如，朕決不爲姑息。該部馬上差人傳示經督鎮臣，欽哉。故諭。

上傳與兵部邊情緊急，昌平薊鎮各路口，一應道將各要嚴加防禦，不得疎虞。其昌平缺總兵，速推謀勇堪任的幾員來看，以憑簡用。

經畧高第榆關修守宜嚴疏曰據前山右關內二道袁崇
煥等呈蒙臣案驗仰道會同各道作速查議天啓六年春
秋兩防關門及關外工程某處極衝今應亟修某處次衝
可以稍緩逐一議按呈詳以憑覆酌具題等因蒙此該職
等爲照逆奴未滅窺伺日殷關門防禦之着總在修守及
查關城南至海口十五里北至角山五里邊城單薄議建
空心敵臺四座圍牆各一道及城西南而坍塌敵臺一座
關城外南北二十里應築護城揮馬牆一道內置火砲向
東平打以拒虜不得近城南水關北水關各添吟月牆一
道一片石極冲之口先年止修南半壁舊牆朽爛十數丈

應急修築又角山以北應修補邊牆約三百餘丈前此備

應急修築。又角山以北應修補邊牆，約三百餘丈。前此鎮西城尚未修完，今應補修。錦州係寧遠藩籬，城垣頽壞，皆應修築，以資保障。又關外歡喜嶺八里舖原議創修大牆一道，以禦虜騎馳驅。前年業築臺數座，猶有議其當修者。工程浩大，修工班軍合無仍照舊歲例，薊遼各分其半。庶兩不相妨，而邊工有裨。緣由到縣，據此案查先爲東巡已竣，聞見頗真等事。准兵部咨談本部題覆。順天巡撫申用懋修議內一款，大畧謂薊鎮邊垣連年坍塌，班兵約量歸薊齊力興修，其歡喜嶺八里舖建城拓地之議，仍聽經臣從長區畫等因。復奉欽依。備咨到臣，又推督臣咨前事內

開薊昌二鎮例設修工班營自天啓六年春防以後盡留
兩鎮等因俱經脩行各道會議去後今據前因該臣等看
得薊昌二鎮內護官陵京而榆關爲官神京門戶前屯錦
州當奴虜之要冲其工程並重不可分緩急揆今日之時
勢則關遼似尤急也臣自蒞任以來巡城南北邊牆及羅
城外歡喜嶺八里舖一片石等處除歡喜原未修築八里
舖工程浩大且免議外如修補城西南敵臺城外建空心
臺四座又二十里長護城欄馬牆一道一片石極冲之口
修築北半壁城牆十數丈又修補角山以北坍塌邊牆三
百餘丈皆所以壯關門而固根本也至於前屯城修完三

百餘丈皆所以壯關門而固根本也至於前屯城修完二
面而西南未修則防禦何恃錦州城軍民叢聚而頽壞難
守則保障何依又皆不容緩之工程將班軍盡撤修薊昌
二鎮而置關門爲緩固是重堂奧而棄門庭豈防禦之長
策哉合無如該道所議仍照舊歲例半留修薊薊半發修
關遼斯工程兩不相妨乃持平之論也伏乞

皇上垂念榆關安危所係匪小勅下兵部再加酌議如果
臣言不謬將天啓六年春秋兩防十二營班軍薊遼各分
其半庶內外兼修而金湯俱壯矣

兵部疏言本月二十六日寅時據寧前兵備袁崇煥差撥
見楊景松口報二十三日大營達子俱到寧遠扎營一日

至二十四日寅時攻打西南城角用火砲打灰無數賊復
攻南推板車遮蓋用釜鑿城數處被袁崇煥細柴澆油并
攪火導用鐵繩繫下燒走至二更時候方纔打退又選健
丁五十名從城上繫下用棉花火藥等物將達賊戰車盡
行燒毀今奴賊見在西南上離城五里龍宮寺一帶扎營
約有五百餘騎其龍宮寺收貯糧好米俱運至覺華島遺
下爛米俱行燒燬訖近島海岸冰俱鑿開達賊不能過海
袁崇煥於賊退後差景松與馬有功從城上繫下前來報
信等情到職看得奴兵五萬餘圍寧遠城自寅至亥攻打
一日頂車鑿城勢甚兇狠該道督率官兵堅志固守多方

打灰奴孫
哈兒并牛
鹿五十餘

應變打灰賊夷數多并焚其戰車而賊風稍挫然尚扎營

合見并十
鹿五十餘
一、頂車鑿城，勢甚寬，恨該道督率官兵堅志固守，多力

應變，打灰賊夷數多，并焚其戰車，而賊風稍挫，然尚扎營
設計，復置狂逞，狡謀叵測，除一面申飭道鎮將領等官，萬

分加謹隄備，務保萬全。

表崇煥當奴賊未至之時，椎牛殺馬，引佩弓，自剖其肉，烹之以饗將士。

吏戶兵三部接出

聖諭朕覽塘報賊攻寧遠甚急，當被城中道將諸臣協心
設法，砲打火攻，賊營少退，危而得安，且速焚寺糧，不為
賊擄之資，遍鑿近岸堅冰，潛消過海之患，袁崇煥血書示
衆，將士協心，籌運師中，調度有法，滿桂等捍禦孤城，天心
奮勇，雖未盡殲逆奴，然已首挫克鋒，似此忠勞，朕心嘉悅。

兩朝御制金一 卷二十一
今特賜獎諭，仍着該部從優陞叙，照舊供職。戶兵兩部發銀十萬，爲犒賞之資，用鼓戰氣，以勵軍心。其經督鎮道諸官，還要大家倍加細心料理，相機按應，以爲寧遠聲援，以固山海保障。務在萬全，期奏膚功，不可以小勝自滿，仍銳意滅奴，全復疆土，庶仰雪三朝之耻，慰朕宵旰之懷。兵部馬上差人前去，銀隨後解到，欽哉。故諭。

二月

經略高第塘報虜情奉

聖旨。屢報捷音。朕心嘉悅。袁崇煥已升僉都御史。滿桂。趙率教。升實授總兵。加都督同知。左輔等。着查明優叙。所發犒賞銀十萬兩。聽經臣分給寧遠前屯四處軍士。督臣出關。援兵槩集。當相機調度。逐虜過河。各路口尤宜嚴加防禦。毋至疎虞。兵部知道。

順天府府尹沈演謹陳制禦十款。一城垣有無完固。壕塹

有無深廣。樓櫓有無脩輯。皆應作速區處。一器械原有件

數。果否堪用。敝壞者整頓。未備者脩造。一墩臺以備守望。

此十款明白簡易。不論關外關內近虜遠虜行之。即効垂之可

舖舍以傳警報。豈得任其頽敗。墩軍舖夫。或加添。或更換。相應各給器械。以備巡警。一各口子道路。或虜可冲入之地。則宜抵塞。法當督民開塞。深溝陡塹。以陷虜馬。或虜騎必繇之地。則宜堵截。法當造暗坑。埋地雷。以扼虜冲。隨地相機。務期費省。而有實用。一各市集居民。何處爲虜騎稍遠之地。人烟湊集。原有墩堡。應脩築完固。以資捍圍。其脩築捍圍。擇居民中有力。有才有行義。爲衆所信服者。倡率鼓舞。官爲調度。鉗束無致擾民。何處爲虜馬必繇之地。零星數家。氣力單弱者。應收歛入城。以資防守。作何安插。俱要曉以利害。聽從民便。與高年知事者熟籌其宜。務使民

心樂從無一切強民徒滋煩擾亦無得因循怠忽臨事章

要曉以利害聽從民便與高年知事者熟籌其宜務使民

心樂從無一切強民徒滋煩擾亦無得因循怠忽臨事章
皇使民無措一原額軍兵若干見在若干快壯若干子弟
兵若干即今有無足用何人武藝高強可備戰鬪何人年
力精壯可備城守何人機巧便捷可用偵探務要試驗真
的。花名冊報一各衛所官員何人弓馬熟嫻可備統領佐
貳以下何人調度有方可資贊畫鄉紳中何人諳習兵機
可諮韜略。至士子之有志當世者父老之歷練有識者子
弟之驍勇警敏者俱要不時延見訪以機宜務要上下同
力官民一意如指臂之相使如呼吸之相應爲百姓保護
身家即爲

朝廷保護。

封疆但無得偏聽一人。輕有舉動。不合衆心。一民間丁壯。諭令習射。除督率獎賞外。果有弓馬熟嫻者。彙爲一冊。如登名冊中。小過應答。及無名差徭。量與蠲免。偶有訟事到官。免其刑責。從輕發落。以示鼓舞。如有教師打手等項。皆查造入冊。量加獎賞。既收爪牙之用。亦消肘腋之虞。一鄉村戶多人衆。不願搬移入城。自願立柵築垣。團練守禦者。聽但宜申報。合于衙門掌印官親爲經理。務期地形得利。守禦堅完。無踈薄苟且。反以資寇。一申嚴保甲以稽查奸細。爲第一義。面生可疑。踪跡詭秘。即行根究。一家不舉。十

家連坐。如常法。但要着實舉行。無踈無擾。以上十款。已經

細爲第一義。面生可疑。踪跡詭秘。即行根究。一家不舉十

家連坐。如常法。但要着實。舉行無疎。無擾。以上十款。已經
通行二十七州縣。訖。伏念諸臣之建白者在言。一蒙

皇上嘉納。即爲石畫。臣所欵列者在行。倘州縣奉行不办
即属具文。伏乞

明旨嚴加

申飭。責以必行。如或玩忽不舉。罪有所歸。庶

重地寸寸設防。

京師安于太山矣。抑臣猶有二議。古稱有治人。無治法。以

法而强授之人。不如擇人而聽其自任。如十事行有實効。

即係異筭。乞

勅撫按二臣，非時特舉一二，備邊才之用。如泄泄從事，亦聽非時糾劾。其或子惠堪以宜民敦固難與談兵，不妨量才更調務使近畿州縣皆強敏有力，機警應變之才，則告誡不煩而長城有賴矣。至于進

貢夷人，臣昔備員主客，稍悉端委。每起常補二貢，每貢近百人，大約在館常二百餘人。此輩衣服言語與東夷無別，奸細混入，何繇辨識。此時三衛順逆情形，尚未可知，而令輦轂之下，潛藏異類，能無隱憂。况今之貢夷原非

舊制已失

成祖本意當時入
貢皆都督酋長正身遞置邸中蓋有古質子遺意今之來
貢皆積年猾夷窺覘虛實騷擾驛遞無所不至合無明
勅督撫每起量送一二人進

京以存舊制其餘俱在邊領賞賞物照原開人數一無所
減令序班一員押赴邊關領發定有四便一免狡夷密伺
虛實之釁一無奸細頂名潛入之虞一省近京州縣開發
供應騷擾縱恣之害一省光祿寺在
京宴犒供應各項之費伏乞

皇上下部一併施行奉

聖旨條陳十款皆綢繆至誅近畿州縣務在必行不得以
虛文塞責其進貢夷人除已往不論外以後着督撫官每
起量送一二人進京餘俱在邊領賞賞物照原開人數全
給仍要作速打發毋令久住京師該部酌議一併具覆
兵科抄叅看得三輔爲京師重地未事而張皇即事至
之暇豫也京兆所籌十款似無遺着然非

廟堂功令嚴赫而槩求守令設誠致行恐不可得法在限
之以程期督之以申報先之以委查繼之以巡閱如此堅
築深浚設險伏機積穀教射器械砲石等項要必近地撫
按加意神京不時舉劾以此爲課吏第一義而後十款

披加意 神京不時舉動以此爲課吏第一義而後十款

可舉行也。顧奴酋計必因糧。則清野尤爲長策。中國計必嬰守。則火攻尤爲長城。而火藥之料。硝易磺難。須令各州縣酌處錢糧解京。特差部司催買置造分發。庶物物皆桑土。而處處有綢繆矣。昔王壁順昌以孤城力挽大兵。矧以三輔應援犄角。而乏萬全之策乎。至于進貢夷人寬收之。必且滋奸。嚴拒之。亦或生心。則

聖旨所謂全給速發者。不可不尋繹而籌處之也。抄出斷之。

誠諸臣。凡條奏軍國緊要事情。務明切簡要。有曾經人道過者。不得勦襲瀆陳。從科臣段國璋奏也。

授永和王妃父趙克念南城兵馬副指揮

命員外孫元化製西洋砲以資防禦

削御史石三畏藉以其條議輕率薦舉欠當故也

逮歐陽暉下劉鐸刑部獄

時鐸供扇詩為歐陽暉所作鐸特寫贈本福故命逮之

賜寧德長公主駙馬劉有福冠服

兵部條陳六事一廣諮訪以儲將林一搜猛士以備冲殺

一防逃兵以振士氣一懸賞格以致首功一嚴市買以克

撫賞

經略高第飛報奴兵過河奉

聖上、據報、奴酋盡數回巢、深慰朕懷、還着嚴加偵探、

聖慮深遠

聖旨據報奴酋盡數回巢深慰朕懷還着嚴加偵探亟脩戰守實事以備將來不得以賊退怠緩該部知道

鹵簿大駕工完奉

聖旨魏忠賢加恩三等賞銀五十兩紵綵三表裡廕弟侄一人與做都督僉事仍賜勅獎勵劉忠加恩二等賞銀三十兩紵綵二表裡廕弟侄一人與做錦衣衛正千戶該部知道

督僉 錦衣

南道徐復陽疏叅曾汝召魏士前郝土膏等奉

聖旨曾汝召阿附邪黨羽翼移宮希圖定策魏士前倚恃熊廷弼周嘉謨恣肆貪婪驟躋臬憲郝土膏作令不仁廕

親無父典試策文訕上無君并前降處の方逢年章允儒
 顧錫疇丁乾學熊奮渭李繼貞都着削了藉為民當差仍
 追奪誥命其董承業文氣稍平始照前旨郝土膏贓私狼
 藉仍行該撫按提問照數追贓以叻大工仍據贓從重擬
 罪該部知道

即此一疏亦已甚矣未幾又上言六事一曰黨根宜拔
 請移祀忠祠于城外隙地以民書院舊迹海內講院誰
 敢不毀一濫贈宜奪鮑應鰲陳大綬為邪臣王允成
 所疏請宜從削奪一勘案宜結凡言官所糾與
 嚴謹所及宜作速歸結一持局宜堅言諸奸日謀捲
 土非力為控持必有乘而伺吾隙者一鑄錢一交
 代此六事中勸結持
 句二議流禍最大

成張慎言遠周宗建繆昌期

制總兵楊麒藉為民以應援不前致有覺華島之失也

成張慎言、速周宗建、繆昌期

制總兵楊麒藉為民以應援不前致有覺華島之失也

勅獎魏忠賢復廢第侄一人、都督僉事賞銀三十兩、紵綵

二表裡、羊酒新鈔有差

時崔呈秀阿逆璫有觸事懷忠一疏、頌忠賢、綱

年例免風逋、緝獲有功、鼎建多績、故有此

刑部尚書徐兆魁會同法司周應秋徐大化 啓光吳中

偉劉廷宣問成惠世揚獄詞、大約與鎮撫司招詞相符、遂

坐以上刑、奏入、逆璫從中持之、竟如議

惠公身受慘刑、知不自免、惟求速死、

天佑忠義之人、卒脫之于難、幸矣哉

織造太監李實以欺君箴旨奏誣諸臣奉

聖旨、周起元、背違明旨、擅減原題袍段數目、又措勒袍價、

或言逆黨
控疏而以

實名上之

以致連年誤運，且托名道學，引類呼朋，各立門戶。一時逢迎附和，有周宗建、繆昌期、周順昌、高攀龍、李應昇、黃尊素，盡是東林邪黨，與起元臭味親密，干請說事，大肆貪婪，吳民恨深切齒。除周宗建、繆昌期已經逮解外，其周起元等五人，都省錦衣衛差的當官，旂扭解來京，究問李實仍安心供職，該部知道。

鎮撫司奏報緝獲奸細奉

聖旨，奸細武長春，係叛賊李永芳之婿，向來出入京師，窺

二是証陷

探消息，謀為不軌，又糾結李應誠、李柱、周應元、李棟、薛奎等，鑽營守備，意欲握兵內應，近者奴賊入犯，彼實致之，幸

等鎮營守備意欲握兵內應近者奴賊入犯彼實敗之幸

上類

宗祖之神靈下藉厥臣之忠智獲此元兇并擒奸黨已經
鎮撫司究問情真着送刑部依律從重擬罪魏忠賢赤心
為國殫力籌邊前此屢著奇勲今又潛消大釁不煩亡矢
遺鏃之費可比斬將塞旂之功勞在封疆賞宜超格着查
照寧侯晉伯事例速議具奏以彰朕酌眷元臣至意其原
辨官旂并與優叙該部知道

應天巡撫毛一鷺按臣徐吉奉吏部咨文將曹欽程叅周
宗建事款逐一研勘竟無實勉坐修造書院俸薪公費等
項千金猶未稱

嚴青致蒙有提家屬追比之論清苦之宦愈不能堪矣

先是曹欽程令吳江正值至清廉之郡守沈萃積表率
其上而虎狼之性多所顧忌而不能發舒已隱隱嗾恨
矣乃醜穢日著沈守曰是安可一日令居民上哉入告
賢撫周應元使之善去以全此予遺維時吳江周宗建
吳煥兩侍史與郡中周順昌銓司問卿吳默及文陳
諸君子誼親松栢氣洽芝蘭實與守公善而於國計民
情多造間諮訪欽程于是疑凡所醜狀皆邑中周吳兩
公發其私不知兩公素以雅厚自持夫豈不明于居是
不非之義而為此哓哓夫亦口碑巷議實不能掩奈何
甘心投逆乘機報洩使沈吳二公有謫貶之處周公有
逮追之苦而竟以此覆其家殞其生寧不悲哉正
所謂蛇蝎之毒與人同盡而無悔其斯人之謂矣

三月

朶顏等衛夷人妙朶兒進貢。

朝鮮陪臣全堤等慶賀禮畢辭歸。

經畧高第以病辭免。從之。

上諭吏部當奴酋猖獗之日有叛賊內應之奸非但封疆

勝負攸關亦宗社安危所係魏忠賢預發不軌之深謀大

挫積年之強虜捷音雖報于邊塞勝筭實出于廟堂寧晉

先後齊芳世爵襲封允當特封忠賢侄太子太保左都督

魏良卿爲肅寧伯世襲官銜照舊歲加祿米一千一百石

其遺下世襲錦衣衛都指揮使另行承補錫之鍊券與國

鍊券

伯

官保

同休誓以河山永世無斃。藉此彝典作勸忠良。該部知道。以袁崇煥為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山海等處地方。提督軍務。

裁倉差

中后所災

二月二十六中后所失火。燒燬倉糧火藥器械。命嚴究失事人員。

兵部接出

聖諭朕自即位以來。屢念遼事。夙夜靡寧。若發帑助餉。頒器佐軍者屢矣。迄今數年之久。未雪三朝之憤。頃又渡河告警。寧遠被困。賴一時文武合謀。孤城得守。然醜類未盡。

殲除。則勦孽猶恐時發也。朕雖深居九重。無日不懷此遠。

告警言寧遠被困賴一時文武合謀孤城得守然醜類未盡

殲除則釁孽猶恐時發也朕雖深居九重無日不懷此遠慮又念文武將士星居露處環甲枕鞍憫我征人不啻痍瘵之切已茲特發御前帑銀四萬兩各項青紅蟒衣縐縐等段紵二百疋并神廟昭妃等妃朕后宮皇貴等妃皇子及諸王公主司禮監等衙門各局司庫掌印軋清宮御前管事提督牌子各執事太監等官共銀十六萬兩又檢得軍前滅虜應用神器等件錢糧頭號發煩三位二號發煩九位安邊號神砲二百位虎躡神砲二百位頭號佛朗機一百位二號佛朗機一百位鉄湧珠砲一百捍鉄連珠砲一百捍鉄三眼銃一千各隨用什物全火藥二萬斤大小

鉛子十萬斤，弓二萬張，箭六十萬枝，刀二萬把，特着司禮監秉筆太監提督忠勇營鎮守山海等處，兼掌御馬監印務。劉應坤與同軌清宮管事提督忠勇營山海等處左右鎮守御馬監太監陶文紀用，乾清宮打卯牌子忠勇營中軍御馬監太監孫茂枝、武俊、王蒞朝俱隨赴山海關撫鎮道臣處，限同查收，相機軍前公用。其銀兩就着劉應坤移會撫鎮道臣分別等第，唱名給散。必要上下各濡實惠，勿致遺漏，冒濫。其差去員役，已自備盤費，餼糧不許騷擾。馳遞而經過地方，亦該加意防護，務保萬全。於乎賜出尚友表，朕每飯不忘之意。恩沾邊塞，諱無捐軀，尚報之心。知爾

三軍勇氣百倍，倘犁庭掃穴，得蚤紆東顧之憂，將礪山帶

表朕每飯不忘之意恩沾邊塞諱無捐軀尚報之心知爾

四代誥命

贍地

督同

三軍勇氣百倍、倘犁庭掃穴、得蚤行東顧之憂、將礪山帶河、自不靳酌勲之典、欽哉、故諭、

給肅寧伯魏良卿四代誥命、

賜魏良卿養贍地土七百頃、

命內監劉應坤陶文紀用等駐札山海、清查糧餉器械兵馬之數、凡軍中戰守事務、與聲息緩急、進止機宜、俱得與議、據實密封馳奏、不得參商、

以獲王用行、廕魏忠賢弟侄、一人都督同知、

大學士顧秉謙等上公務疏、內叅論閣對禁近之人、奉

聖旨、是三朝要典、乃傳信萬世、垂訓將來、鄭崇光受賄狼

藉是在追贖周大成鄙陋不堪久依門戶豈得閱對大典
俱着冠帶閑住其汪汝祥汪澍皆惡党汪文言宗族心術
險邪焚惑國是招權納賄淆亂紀綱俱不得久踞密勿要
地都着削了藉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該部知道

工部侍郎崔呈秀直陳要典之原曰史臣編輯

三朝要典起于乙卯止于辛酉七年之中起三大案蓋諸

姦媒孽孽于骨肉構風影於一宮闈誦妄淋漓于筆端播

煽招邀其徒党賴

皇上神明洞燭其隱徐觀其敗

勅令成書以揚

人之心術
可以反照
而得之者
此疏是也
故錄之以
志稽私之
惡

祖德而肅臣紀甚盛臣敢本末言之初年

祖德而肅臣紀甚盛。臣敢本末言之。初年

請建儲正也。已而呂坤遂剗閏。圖說陽順。皇貴妃而

陰居護持之功。飛誣流譁。遂生猜忖。因萌徽倖。嗣是捏造

憂危。竝議會逢

上怒巧卸之人。而給事戴士衡御史樊王衡。戍遣矣。大學

士張位。且削籍矣。而浸淫邪說。殫慕竒勲。暫快驅除。遠基

封拜。則又刻續憂危。竝議一書。布散朝堂。詭稱朱東吉

撰。若謂東宮之吉語也。皆姦書也。

聖祖震怒。大索爰有姦書之獄。使非

天縱慈孝。讒夫乘而間之。何慮不爲江克蘇文也耶。至于

三王並封

聖祖欲遲中宮毓嫡以隆太本輔臣將順

帝美懲定長以絕旁囂

主聖臣忠父慈子孝萬古無兩而前年鄒德泳抗章追

論以揚三案之波而助其譏圖藩封之國自是恒典久安

藩邸之福王府第成而之國甚尋常事禮臣孫慎行等

妄居格心之功衆譽掀天之業附會文致厚誣其

主有立少之心而已居元功以希爵祿欺天罔人孰甚此

者乎

神祖臨御四十八年慈孝如一且也羣臣卽矢憂盛危明

之謨不當有疑謫居功之寔至持挺之顛夫一介掃除之

神祖臨御四十八年，慈孝如一，日也。羣臣卽矢憂盛危明
之謨，不當有疑謗居功之寔。至持挺之顛夫，一介掃除之
隸，縛而聞之。

上屬之吏矣。發

顧命而御藥，登

大寶而移宮，莫非經正之事，幻作非常之功。慎行詆詆，自
得至倡議討賊，駭俗驚愚，猶立國居功之故智也。就事論
事，雖分三案，籍口一國本，實同一源。昧元臣定長之苦心，
詐爲立少之譏，循分封之國之故事，謬託翼儲之功。馴至
般移挺藥，矯作疑端。庶幾燭影斧聲，訛爲謗案。弑逆大獄
未遂，湧幢小品先刊。此東林所繇起于詭遇，盛于標榜，至

于晚乃決裂而于朕北東林泚結狀于前改竄于後數至
天誅耳王之案貪暴不容于物論因提牢而造獄自詫奇
貨可居陸大受以戶部郎擬定福府長史而出疏規避
翻稱衛護國本皆讒姦所繇倡而張問達譸張變幻不
可方物初爲少司寇徇之案以長其姦既當察典諉之拾
遺以謝輿論身躋院部又畏其克鋒察權勢所在一歲九
遷以曲致諂阿真姦貪之雄亂法之首今史臣編輯宜檢
問達支吾反覆游幻之章䟽察究超遷之月日遵
旨加以斷案乃奪姦魄而杜讒口更祈

勅下摠裁各官務覈章奏月日毋以傳聞增入反開辯端

毋以己意減刪自卽欺妄必詳必慎如臣所舉數端誣
帝德而竊虛名者列其槩于要典簡端以清其源用嚴人
臣無將之戒至

明旨宣付史館及連熊廷弼事蓋惟

勅法而竣新政光明今史臣欲增此案則徘徊于議論
之牽纏欲罷此案又凜畏夫

明旨之三及似宜昭示以便遵行者也臣無任屏營激
切之至

御史李九官請久任關畿督撫鎮道諸臣

禮部侍郎楊景辰教習庶吉士

擇而後任
無不可久

命定肅寧伯第宅朝房

以楊國棟、梁柱朝、渠家禎、王繼省、何汝賓、克摠兵官鎮守登萊、陝西、大同、保定、廣東等處

時閣中吏兵二部俱以危疆不宜輕遣中使，縷述其不便者有四，不允



大約言軍機應在呼吸，六人者奉

詔密奏，則動關進止，反有漏洩參差之虞，一也。將吏樹功立名之心，每不勝憂讒畏譏之心，牽制既多，展布必少，且有十羊九牧之虞，二也。况二鎮守、三中軍，凡事關錢糧軍務，一應文冊，必致增設檄書旁午，郡邑交馳，日益不給，三也。六人并駐關門，必增衛卒，一應人役漸多，卽中官雖賢，而此輩蟻聚，豈能以無事為福者，地方騷騷，四也。况一時創立，後將因仍，正恐后人未必如前人，則無窮之患，實自今日始耳。

上諭兵部，據報奴酋打造舟車，意圖再逞，卽當水陸圍防。

上諭兵部、據報奴酋打造舟車、意旨再逞、卽當水陸固防、前奏有覺華島水兵船隻、作速調補修造之旨、及寧遠急需等物、解發者不時回奏、都不見題復、奴酋我緩、防禦調何、今着內外文武諸臣、急修戰守實事、凡繕城製器、積草運糧、補兵派守、時刻戒嚴、常如臨陣對敵、務策萬全、并經畧速議、應否仍設、以便責成。

中使出鎮、閣部爭之不得、于是科臣薛國光、楊所修、王鳴玉、林宗載、周洪謨、彭汝楠、張睢、一陸文獻、段國璋、黃承昊、楊文岳、虞廷陞等、御史牟志夔、劉述祖、高弘暉、李九官、王業浩、王心一、張文熙、許其孝、梁夢環、李蕃、李懋芳、劉薇、帥

衆莊謙陳世竣袁鯨王琪蘆承欽曾應瑞倪文煥王時英
 鮑承謨陳朝輔李燦然等相繼合辭言其徒增紛擾無益
 疆場亦弗省

御史李懋芳劾罷丌詩教

書

疏畧曰臣昨疏論丌詩教趙興邦固向所號為四凶極
 貪極惡而人人痛心切齒者也興邦與詩教附和為同

臣論詩教緣

皇上有所參不當所舉不當之

肯就中畧為黜綴今興邦乃為詩教演明其說而云祝
 耀祖物議尚騰可無薦魏應嘉不可不參夫興邦亦知
 耀祖不當薦好惡几希之良似未及泯若魏應嘉以私
 怨報伏

皇上固云所參不當而興邦獨謂其當參謂不與詩教
 附和為同耶興邦自以參李玄等為澄清世道而求附
 于正人以妄希
 皇上之留用夫論人當合觀其始終本末故孔子曰聽

公正極
 朕賜之論

其言而觀其行若以參論東林便為正人假令其六上
 堯舜論東林亦遂岸然自負正人而堯舜肯使舉廢

公正極
快賜之論

其言而觀其行。若以叅論東林。便爲正人。假令共工。堯舜。亦遂岸然。自負正人。而堯舜肯使舉夔稷契比肩共事耶。

南京河南道御史何早叅區大倫魏說削奪

升畢自肅爲叅政。代袁崇煥管寧前道事。

以王之臣經畧遼東等處之臣。上言經撫不宜並設。奉

聖旨。奴報緊急。當處處設防。袁崇煥在關外。鄉在關內。互

爲聲援。呼吸相應。乃克制勝萬全。舉朝公議停妥。方行會

推。豈是贅員。業已奉旨。宜卽星馳赴任。輝力籌邊。不得疑

慮推托。今改經畧爲督師。出鎮總理遼東薊鎮天津登萊

等處軍務新銜。以示鼓舞。責成至意。聞鳴泰速與交代。不

必套辭。

封西洋砲爲安國全軍平遼靖虜大將軍遣官致祭。

刑科黃承昊上言邊才最難儲之宜預調南兵科袁玉佩

忠勇謀畧不減伊姪崇煥應調之于北以備緩急邊差獨

苦處之宜優調雲貴按差近從優處而奴氛更惡則巡關

一差已兼按遼之役存亡呼吸蓋與撫鎮諸臣共之卽往

日按遼失事者至與經撫同罪而安可不與雲貴同議優

處哉時論避之。

時科臣黃承昊欲散遣遼人出關撫臣袁崇煥欲籍遼人

以復遼兵部議曰此不無可商者彼旣托足內地幸免蹂

躪一旦驅之出關能無生心應行各撫按各州縣有司通

以復遼遼兵部議曰此不無可商者彼便托是內地幸免蹂躪一旦驅之出關能無生心應行各撫按各州縣有司通查境內遼民若干其老弱者留之中有壯兵堪籍爲兵者量捐俸薪給與衣糧并給批文赴寧遠撫院撥隸某將某營食糧操演或另立一營擇一能將領之其有家屬相隨者設法安插資其屯牧此于散遣之時卽爲團聚之日久而南兵可汰回邊兵可陸續放歸所省安家行糧之費亦不少也前朝鮮刷還遼民之請臣部覆令毛帥收之以成牽制之一旅今恐蟻聚鳥散無俾軍聲合無檄令彼中簡其強壯咨赴寧遠一體安置以備耕練使營壘日增荒蕪日闢以遼人守遼土科臣與撫臣之計不待再計者至于

抽調強兵，用防肘腋。簡畀大臣，統之以壯虎豹在山之勢。尤南科臣綢繆根本深慮，曷之亦在今日矣。伏候命下，臣部遵奉施行。

刑科陸文獻疏曰：自東西倡獮已來，遼事三方犄角，費金錢六七百萬，而黠事三省會師，亦歲費二百餘萬。然師徒有益，剪滅無期。額賦日增，軍需日缺。臣子切同讐之憤，而主上塵宵旰之憂，疆吏幾於不可爲，而計臣苦於不能支矣。所幸

祖宗之靈

皇上之福，奴酋大舉入犯，意在長驅而寧遠，戰勝報捷京

師好究就擒。奢寬又爲左右所殺，焚其屍首。此正天亡醜

皇上之福如齒大舉入犯意在長驅而寧遠戰勝報捷京
師奸宄就擒奢寅又爲左右所殺焚其屍首此正天亡醜
虜之時而士民息肩之漸也不於此時蕩平一寇將來作
何底止職憂心如焚思所以佐前籌襄後効而有可早告
成事者莫如黔惟

皇上垂聽焉語曰兵貴神速不尚拙遲言師之不可老也
又曰兔起鶻落犬縱則又言機之不可失也閱督臣朱燮
元兩事備說亦旣虜在目中而兵行掌上矣乃其籌黔之
疏調戰固難言撫亦宜緩且求裁奪以付撫臣嗟嗟督臣
勞苦功高所稱蹇蹇匪躬者也豈肯蹈後時之戒而貽
君父之憂哉無亦以無米難炊而空拳難搏姑爲此無可

數者皆定
黔之急務

柰何之言也。雖然用師惟恐不持，重用謀惟恐不神，速於此蓋有机宜焉。則軍氣不可不作也，順逆不可不分也，用夷不可不早也，文告不可不先也，使臣不可不重也，奉

聖旨，結黔局以併力遼東，誠是確論。但朝廷惟威信可以服遠，安酋屢次求撫，乃殺其求撫之人，以致疑畏不決。今當曉諭各頭目，許其輸誠，勉以忠義，有能縛獻崇明邦彥者，卽以二逆土地官爵優之餘黨悉從寬政，庶黔事便可結局。至于薦越其杰而叅魯欽，皆屬未當，還着酌議行。兵部知道。

刑部左侍郎沈演陳南北制馭方略曰：西南之局本非難

結乃歲糜餉二百餘萬，兵連禍構，師夷師憚，罪人之得，茫

結乃歲糜餉二百餘萬兵連禍構帥夷師燔罪人之得茫
無畔岸往時當事諸臣自爲其難者以致撫不成剿不
成剿恩威兩無所據也近者督臣駕馭得宜逆寅授首科
臣陸文獻一疏最中窾會

明旨採納樞部據爲成議

皇上天覆海涵之仁已昭布遐裔自當頽首受戎索而人
情或謂征不克乃議撫疑于紀綱不振則臣請以已事爲
質治西南夷之法惟在安之不在勝之自是千古定局其
事則舜禹之舞干苗格其在

本朝則王守仁之定思田而究極利害盡詘疑議莫悉于

王守仁二疏十患十善二幸四毀印之今事較若合符。順
逆之數。以徃籌今。更自不侔。蘇受首倡逆旅。據郡要挾。安
位十歲孤兒。豈能作逆。受制邦彥。情事瞭然。征播之役。疆
臣輿疾討賊。頗効忠順。况以書
國制。則安位爲

累朝封殖之長。以旅拒。則邦彥爲一時崛起之梟。特以
天兵壓境。未敢顯然。與位爲異。究竟彥與位。豈能兩雄如
科。臣之言。招目以討彥。誅彥而赦位。非止伸
情形實是
如此

天朝之威信。亦以除安氏之蠱賊也。兵機雖貴密。至於宣
布

皇仁。分別逆順。宜顯不宜隱。宜鄭重不宜輕。勿忽楊一清謂

皇仁分別逆順。宜顯不宜隱。宜鄭重不宜輕。忽楊一清謂遣京官賚勅宣諭。勝於數萬甲兵。良非虛語。

肅皇一遣黃綰撫勘。而大同遂定。乃其左券。恩威既洽。之後。如尚不悛。執而戮之。一獄吏事。何患紀綱不振乎。遼東神京左臂。控制諸夷。奴酋挾數黠胡。原非英傑。邊臣失計。祖宗疆土。拱手輸之。其當恢復。斷在不疑。然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必量度彼已。先定本計。立于不敗。而後可徐圖恢復。

皇上毅然立斷。簡任督撫。最號得人。寧遠堅守。挫賊本計。已定。假以便宜。隆以不御。何難辦賊。然臣區區猶抱隱憂。

策事

者○則○以○進○取○與○固○守○之○局○宜○定○也○進○取○必○大○舉○疾○決○其○費○
廣○而○暫○則○馮○奉○世○之○破○隴○西○固○守○必○扼○要○害○興○營○田○其○費○
省○而○久○則○趙○克○國○之○困○先○零○兩○賢○計○定○建○議○不○伸○不○止○當○
時○必○與○駁○議○再○三○灼○知○其○便○非○凡○所○見○不○難○排○盈○庭○之○說○
收○已○成○之○命○罷○散○已○遣○之○將○吏○而○一○以○聽○之○是○之○謂○便○宜○
是○之○謂○不○馭○故○能○言○無○虛○發○動○有○成○功○未○有○征○調○窮○海○內○
安○危○在○呼○吸○而○可○以○冥○冥○決○事○者○以○臣○愚○慮○擁○十○萬○之○兵○
拓○地○數○千○里○全○師○獨○克○而○無○後○患○必○得○豪○傑○之○將○將○素○練○
之○兵○輸○不○匱○之○餉○襍○虜○無○旁○撓○反○間○有○內○應○乃○可○大○舉○疾○
決○談○何○容○易○若○老○成○謀○國○則○趙○克○國○之○散○騎○士○留○田○二○千○

項月省穀鹽芟藁巨萬計。而先零自碎。書生籌邊。則范仲淹之城要害。復廢堡。廣營田。通互市。以足軍需。撫熟羗。使爲漢用。養威持重。專行淺攻之策。而元昊請和。似爲近實可行。奴酋雖狡。望奢而法嚴。然所用爲謀主。不過內地奸人。盤詰嚴密。奸闖出入者。屏跡。其狡計自屈。况有地不能耕。有民不能撫。多疑而好殺。我能固守。彼自見瑕。因而感之。恢復不遠。故願

廟議之蚤爲決計也。至于本折支給。預定酌處。使民不困。而軍有餘饒。方爲得策。頃議遼餉。臣亦在列。實見新餉支給。全非國制。關係重大。不敢輕言。國制邊軍月餉八斗。今

至每月一兩八錢幾再倍矣。而兵無八斗之實惠。至枵腹而譁。則不計處本色之過也。取之民者倍稱。則民生日感。給之軍無半菽。則士心日渙。以關門米價計之。措本色一分。即當折色三分之用矣。趙充國謂糴二百萬斛。穀羗不敢動。曹操田許下。杜預田宛葉。

計取本色
最為要領

太祖方入金陵。即命康茂才為營田使。欲舉大事先計本色。以銀克餉。起自近代。貴買不宿飽。輕費易逃亡。至覺華右屯積穀。胡不給軍。乃以資寇。更不可解。不於此計算。乘除稽查出納。為軍民兩利之術。曰催科曰搜括事例。舍此原無奇策。然天地生財。止有此數。制取巧取。皆出于民安。

可發長思

有定額之外。歲加五百八十八萬。而可以為常者。尚缺額。

原無奇策。然天地生財。止有此數。制取巧。取皆出于民。安

劑酌遠事
莫出其右

有定額之外。歲加五百八十八萬。而可以為常者。尚缺額
 二百餘萬。更派則竭澤。別項終畫餅。如此景象。朝不及夕
 何待有識。方知其危。堯之命舜。惟以四海困窮。為大戒。願
 陛下急勅內外當事諸臣。勿狃熊廷弼三方布置。為定本
 熟計。新添鎮戍。應存應罷。本折支給。孰省孰費。軍民何以
 兩利戰守。何以決策。要使權一而不分。以全力付當關將
 吏。而後可收全局。無待變生所忽。然後駭而圖之也。戰守
 計定矣。食足矣。必立文武軍民封拜世守之格。以開功名
 之路。分疆畫地。人自為守。能安集者。因而授之。復建州二
 衛已廢之爵。求南北關之裔。以地降者。封以地。以部落降

者封以官。奴以殺我以仁。奴兼并自利。我興滅繼絕。我但
爵賞虛懸。彼自肘腋樹敵。即曰有釜無柯。終亦狼顧。內疑
奴傾覆是懼。敢與大邦為仇乎。

司寇公胸有萬卷。筆灑于言。文章經濟之富。擅絕今古。
而於

國家兵刑禮樂。河漕錢穀。及于地方利病。人才消長。舉
動得失。議論是非。無不留心籌別。有就正者。復不自恃。
其才識臆決。意創必證。引往昔鑿然有據。使可信可行。
可傳可久。而後已焉。如制禦諸條。議亦足見其一班矣。
乃孜孜好學。垂晚不倦。非見賓客。書不離手。尤喜與後
進有志者談論。其鋒嶽嶽。而氣度又極溫舒。使人樂就
而不欲罷。真
朝宁之楨幹。而宗里之楷模也。

兩朝從信錄卷二十九終

兩朝從信錄卷之三十

秀水

沈國元述

四月

兵科薛國觀上言頃接

登萊巡撫李嵩塘報一揭內稱天啓六年三月二十日准平遼總兵毛文龍揭前事天啓五年據前哨中軍楊祖寧千總王國仁招首楊承高等回稱探得止有千山八會寨許多鞍馬齊備達賊各屯並不見達子走動等情職等急統各營潛行星飛前進於初三日夜走至二更時分官兵齊到八會寨圍住達賊知風抵敵官兵奮勇喊砲燒房砍

殺許多，餘賊跑散。又見各山火起，兵疑各屯有賊，救應不敢斬取首級。連忙收兵，一日一夜奔回寨寨裡歇息。公同各營將領細查在陣活擒真夷除首級遺棄不開外，叅將易承惠等下官兵易從賢、王國等活擒真夷二十九名，嗚啼哨等夷奴一口，真的查驗陣獲達馬九匹，騾一頭，達帽弓箭鎗刀鞍韉等器，隨分散各營官兵外，除各營官兵在陣遺棄鐵盔十四頂，鐵甲二十一領，跑死官馬三十八匹，清查明白，其有功將領易承惠等當賞花紅銀兩，其陣亡官兵何應元等五十三名，着傷兵丁朴友化等十九名，俱給優恤，併將沿途順帶四鄉謝坤等五百九十七名口各

安插訖等情到院准此，除該鎮擒獲活夷候解到之日，驗

給優恤併將沿途順帶四鄉謝坤等五百九十七名印各

安插訖等情到院准此除該鎮擒獲活夷候解到之日驗
審題解等因到職該職看得奴酋驚伏數載海外自信
擗削之能

朝中亦推擗削之力臣愚竊意其或然不虞今歲正月奴

擁大兵入犯幾於傾巢雖是稍挫其兇鋒而攻圍屠掠道

遙內地者直二十有日略無踉蹌返顧之意迨班師而東

操演瀋陽伏圖再至一似不知有擗削者然茲續塘報尚

叙去年十月間事其於大舉入犯越兩月餘槩乎未聞真

風馬牛不相及猶且曰偵探最真朝謀夕計聞風撲殺者

耶猶且曰先機而獲八會寨之捷撓挫其西南之鋒者耶

責備浪是

以職論之總之毛文龍者駐師海外以捧制奴酋爲職者也果能捧制使奴不敢西來卽不屑屑然於零星擒斬呈解功自昭著於天下倘不能捧制使奴無所顧忌而西縱日擒斬而日解捷何益於封疆之大事哉伏乞

皇上責成文龍當茲奴氛孔熾眈眈西視之時專於捧制上着精神務圖掣奴之至計則其功莫大焉者矣以後有所獲不係頭目渠魁告

獻未可輕舉矧前已有煌煌

明旨在今茲俘解總數開稱二十九名撮數開稱三十名數目不合併宜勅登撫李嵩研審的確就彼

奏決非惟重告 獻之

大典而且甦苦累之驛遞矣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獻俘前已有旨非真正渠魁不得輕瀆
今着登萊巡撫審實處治不得濫殺無辜至奴犯寧遠已
經三月毛文龍竟不知覺何云捧制據所住須彌島去奴
寨二千里餘去寧遠亦如之遠不相救毛文龍當自己審
處奏報以圖結局勿徒以獻俘塞責該部知道

上諭兵部奴酋屢報造船卽着防海官軍哨守出洋汎地
據稱毛文龍遠駐東江不能捧制你部裡酌量駐札要害
之處作速行文與他以便策應

都察院周應秋叅奏御史劉大受王心一削奪

以大受為違限貌法心一徇情結勘同門也

下周宗建繆昌期北鎮撫司獄

贈朱之蕃禮部尚書廕一子入監讀書

高攀龍卒

時有

旨逮攀龍官族擬於十八日

開讀而攀龍先於十七日夜溺園池死

按高公生平抗直忠義自命孫行人歷御史以建言謫

嶺南揭陽典史

光宗皇帝知其賢遺

詔起光前丞王戎至太僕卿甲

子陞都御史以糾劾權奸被削回籍杜門著書築圃山

中與塵寰迥隔優悠以卒歲月詎意織璫受忠賢意指

劈鴛風影之詞一網打盡為快因扭入黨錮忽聞緹騎

至焚香沐浴浴手寫遺疏一通封固以授其子囑曰事急

方啓之乃給家人云汝輩各自寢息勿得驚恐謀無大禍我欲獨臥一室熟思良策明早自有處分耳夜半寤起整衣冠望

闕叩頭自投于園池其子世儒亦密來窺伺聞寂無聲啓戶視之空牀絕跡惟一燈熒熒在几間且哭且駭亟走池次爐香未散留詩一律始知身蹈羅矣隨報有司即親臨相視越三日面色如生附遺疏云臣雖削籍舊屬大臣大臣不可辱辱大臣則辱

國矣謹非面稽首以效屈平之遺君恩未報願結來生望使者持此以復

上皇

巡撫遼東袁崇煥酌定兩鎮職任以便責成疏曰臣以書

生不用軍旅從督師輔臣孫承宗與舊撫閻鳴太後力主恢復時論是之不意已奄有寧前跨及錦右始終其關外之事則總兵趙率教滿桂二人臣自作令蒙

皇上特知諸臣合屬雷用趙率教則聞鳴太與臣作道時

保其出關滿桂為樞輔中軍臣引之同出寧遠今

皇上陞臣為遼撫而二人俱領元戎臣今駐札寧遠遠在

敵衝為責頗重又不得不分其責于二人往時止以關門

為經督撫鎮之信地寧前一帶俱駐防兵馬東則哨探屯

種而已今

皇上已

勅臣駐札寧遠則既復之地如寧遠以西便當隨地分認

設立專官未復之地亦分頭探哨漸圖恢復如總兵趙率

教則駐前屯領關內三部各一車營馬步共六營後勁屬

之仍轄中前一所前屯一衛與關上俱其信地總兵滿桂

之仍轄中前一所前屯一衛與關上俱其信地總兵滿桂則駐寧遠領前中後各一車營馬步亦六營前鋒屬之中右一所寧遠一衛中後一所俱其信地而令其司三路哨探遠出錦右又廣以明一軍之耳目二鎮各逐堡修理分地授田臺隍烽堠地日闢而餉日減漸以復

祖宗之舊明年復幾城又具題分信大抵兩鎮更迭而前交相爲援今年滿桂在寧遠爲前鋒則趙率教爲後勁明年趙率教東出錦州爲前鋒而滿桂又在寧遠舟師及西虜夷情隨前鋒以轉領後勁再一年滿桂又跨而前則錦州又爲後勁逐步而前限之兵八萬餘臣每對人言謂戰

則一城援一城守則一節頂一節步步活掉處處堅牢如此作畧恐天下人所同心也其議創于樞輔孫承宗然行之不果而時亦無及臣今因之耳然敵勢甚強奴一出輒十餘萬西虜之馴養能必其終處此蓋甚難也况臣憂病之身孤睽之迹然不如此不足以守關門而壓強敵守關與復遼不得分作兩下工夫而戰即在守總在

皇上與廷臣所用之

臣

敢作聰明哉因勢而利導之耳卽

關內二道事權參差不便當併二爲一與寧前道一司關內一司關外伏乞

勅下該部照地方兵馬開坐一領

勅書兩道道職掌遵照管軍事速將兵馬盈甲器械城堡舟楫

勅下該部照地方兵馬開坐一領

勅書兩道職掌遵照管事速將兵馬盛甲器械城堡舟楫

逐件修補其防禦戰守方畧容臣與二鎮商確施行寇近

門庭我欲待而奴不我待也

命戌熊明遇黃龍光鄧漢鄒維璉徐良彥時江西巡撫郭

懸坐諸臣擬城旦奏復而逆瑞朦蔽

聖聰必欲戍遣之以為快龍光更發邊遠僉妻着伍尤為

慘絕

叙寧前功次兵部上疏奉

聖旨是奴僉犯順久逋天誅邇寧遠以固守大挫賊鋒敗

逃歸宥恢復有機朕心嘉悅内外文武各官功次既經勘

明其覆宜行褒叙新舊輔臣絲綸密筭樽俎雄籌集羣策
羣力以奏安攘萃一德一心而行翼贊勲猷克茂特用加
恩元輔顧秉謙加特進光祿大夫太保廕一子錦衣衛正
千戶世襲賞良五十兩紵絲三表裡加賜坐蟒一襲次輔
丁紹軾黃立極馮銓各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改戶部尚書
進武英殿大學士各廕一子錦衣衛副千戶世襲還各賞
銀四十兩紵絲三表裡仍各賜坐蟒一襲原任輔臣孫承
宗改吏部尚書餘官如故廕一子錦衣衛正千戶世襲魏
廣徵餘官如故廕一子錦衣衛副千戶世襲各賞銀四十
兩紵絲三表裡都照新釘給與應得誥命敕臣魏忠賢竭

誠報國矢志籌邊緝獲巨奸潛消釁孽預發什物火器大壯軍威功雖奏於封疆謀實成於帷幄特加恩三等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裡廕弟姪一人與做錦衣衛都指揮使世襲給與應得誥命其先解軍器劉應坤勤勞可尚加恩二等賞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裡廕弟一人與做錦衣

衛正千戶世襲胡良輔紀用陶文各賞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裡廕弟姪一人與做錦衣衛百戶世襲俱給與應得誥命王永光加太子太傅廕一子衛正千戶世襲賞銀四十兩紵絲三表裡袁崇煥加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照舊巡撫廕一子錦衣衛正千戶世襲賞銀四十兩

紵絲三表裡給與應得誥命巡關御史洪如鍾卽陞京堂
用滿柱趙率教各陞右都督廕一子本衛副千戶世襲各
賞銀三十兩左輔實授都督僉事賞銀二十兩朱梅授署
都督僉事祖大壽授副總各賞銀十五兩何可翊陞都司
僉書賞銀十兩彭簪古鄧茂蕭林陞陳兆蘭各授遊擊各
賞銀十兩徐敷奏實授都司僉書竇承功授遊擊斬國臣
鍾宇王成曹叅誠加都司僉書職銜陳應元孫繼武張弘
謨高如松孟繼孔實授守備程繼模轉員外郎仍加俸一
級金啓傑贈三級襲陞三級仍優給恤銀八兩羅立授把
總賞銀二十兩王勝等十員各照本職贈一級襲陞一級

各給優恤銀十兩常明德給優恤銀十兩王家翰賞銀十

總賞銀二十兩王勝等十員各照本職贈一級襲陞一級
各給優恤銀十兩常明德給優恤銀十兩王家翰賞銀十
二兩孫紹祖等二百八十一員及撫夷大小文武職官各
賞銀六兩劉廷郊呂應蛟李永培張邦才准復原官王赫
嘛給副總兵廩給其徒餘俱依擬該部知道

信王府第欽天監擇四月二十五日興工奉

聖旨是該部知道

應天巡撫毛一鷺疏題本年三月十八日因犯官周順昌
奉

旨下逮臣等齊赴公所正開讀間忽士民擁入鼓譟變起
倉卒勢甚危迫等不勝駭異力爲解散已經合詞

上聞請

旨無庸復贅續據蘇松糧道按察使張大孝呈據蘇州府知府寇慎申據吳縣知縣陳文瑞會同長洲縣知縣張茂梧申稱本月二十日據西察院看廳門子報稱有奉

差官旂於本月十五日駐札本衙門至十七日奉牌擇於十八日午時開讀時闔郡人民執香號呼喧闐階下正開讀間羣呼奔擠聲若轟雷時衆官俱圍守犯官而堂上隨從驚避有登高墜下者或撞門倒壓者有出入爭奔互相踐踏者遂至隨從李國杜醫治不痊延至本月二十日辰時身故當備衣被盛殮等因案查先據蘇州府呈據吳縣

申稱本月十八日百姓一時喧闐方蒙院道嚴諭解散又

時身故當備衣被蓋殮葬。因案查先據蘇州府呈據吳縣
申稱本月十八日百姓一時喧闐方蒙院道嚴諭解散又
聞有旂從人等在于胥門河下勒索應付需擾因而若輩
復又到彼爭鬩隨該本縣親詣船所緝拿民人禁諭當卽
解散等因各具詳到臣該臣會同巡按直隸徐吉看得周
順昌之被逮也

主持自有

宸斷勘問自有法司直逮到之日官旂卽行開讀而不慮
其意三日淹也比傳開讀臣等遂趨公所見聚觀者如堵
卽行呵斥而各官以爲屬者周宗建等開讀日光景亦是
如此且傳鼓相催遂辟除從人上堦行禮不意呼號之聲

如疾雷響應，莫可嚮邇。執香稠衆，一湧而上，勢如鼎沸。臣
等相顧錯愕，唯以身爲捍蔽，力諭道府諸臣喊示
功令，幸順昌拘繫無虞而奉

差官旂輩，遂把捉不定，驚僨却走，衆益揮號，攘臂直入後
堂，致踴躓踐踏，扳援撲跌，幾成狼狽決裂矣。臣等速調防

禦官兵，以次鱗集，衆稍奔軼，乃烏合之衆，乘風鶴之驚，復
聞河下有旂從，需擾若輩，遂如狂如顛，隨奔關城外。臣等

復急促，府縣正官立刻嚴拿禁戢，而旋亦散逸。此十八日
真情景也。次日訛言偶語，遍街塞巷。臣等惟有密加防獲

嚴行申飭，自辰至酉，方始解散。距三日而從役內有李國

民雖愚何
敢輟犯不
赦此其情
甚可憐憫
矣

柱者因驚竄獨先踏傷偶斃矣臣等竊念事莫凜於

王言法莫嚴於三尺詎意清平世界有此異常大變舉國
若狂幾於不可收拾何人情之洶洶而時事之叵測至此
甚也方周順昌奉

旨被逮縣官往即就繫當令府縣為促開讀而官旂不應

逗逼需漆訂期十八日致生遠邇之心此變之所繇肇也

蘇郡法紀陵夷何嘗有此臣等諄切飭示何嘗三令五申

乃開讀何事公庭何地至容囂雜諸人踴滿填塞以召急

不能馭卒不及防之變則縣官疎玩之罪也先事不能預

防臨期不能調輯致變生意外而始畢力以圖之雖云嘔

心實已費手，則府官因循之過也。道臣身在事中，何能無調度防禦之責。至臣德不足以綏民，威不足以肅衆，抑何辭於溺職之罪。除一面將犯官周順昌交發官旂，卽日起解至京伏候。

聖明處分外，仍次第擒緝猖亂渠魁，另行正法，以重

國典，以尊

君命。臣等合詞再瀆伏乞

勅下部院行。臣等遵奉施行奉

聖旨。愚民狂逞，至擠傷旂尉。雖云變起倉卒，撫按等官平日禁約謂何。據奏犯官既已前來，姑不深究，還着密拿首

惡以正國法，不得累及無辜。其蘇常等處私造書院，盡行

目禁示約謂何據奏犯官既已前來姑不深究凡遇着家各令手

惡以正國法不得累及無辜其蘇常等處私造書院盡行折毀刻期回奏該部知道

開讀紀事云

天啓六年三月逆黨魏忠賢矯

尸此一事已絕今古

詔逮故巡撫都御史周起元等中及故吏部員外郎周順昌同惡內臣李實所講陷也先是吏科都垣魏大中
被逮順昌聞而哭之道經吳門公與約婚姻奏酒炙相
持慟哭是時逆焰灼天宇內宛舌固聲揺手觸禁而公
獨感慨不休以此搜忠賢怒然公清節顯著自倪文煥
肆含沙之口兩都臺省無起而甘爲桀犬者李實欲得
忠賢權迺借織造事羅織公等疏上忠賢遂捏旨分逮
遣官旂張應龍文之炳等逮順昌
詔至之日則三月十五也故事
詔使至郡檄縣官自詣主名時吳邑侯陳公文瑞公所
拔士也夜半叩戶求見撫牀而慟公曰吾固知
詔使必至此特意中事耳毋效楚囚對泣乃悉召故人
與訣別而夫人吳氏號泣昏迷絕而復甦者再諸子環
地而哭聲徹街市公不顧神色自若臨行所知曰范司

烈文夫

民心即公

道所在豈

可以勢要

刑結者

千古奇事

有識

隸屬子數語。千古峻鼻。君獨慙然。然長往乎。公笑曰。無。事
 亂人懷也。顧左右。有一素勝曰。此龍樹菴僧。屬書者。向
 已許之。今日可予。不予。亦一負心。乃呼筆題之。字大如
 斗。體法遒勁。後識年月日。投筆而起。意氣浩然。甫出門
 百姓號冤。聚送者。已不下數百人。公因服小帽。詣軍門
 士民聚益衆。大中丞毛公恐。自揣不協輿情。檄有司數
 易置公。母使餐聚。一日四五遷。然遠近聞風。相繼至。愈
 多至數十人。皆言吏部清忠亮節。何罪而
 朝廷逮之。如昔人不解。司馬相公為黨火者。或悻悻若
 怒。或愀愀若悲。或笑笑若無告。或昏昏若夢魘。而無以
 自明。相室至昏。夜猶不散。且則復繫身。十五日。至十。八
 者。益通國皇皇也。聞讀之日。郡中士民送者。無慮數萬。
 相聚謀曰。吾僑小人。無繇上達
 天子。頃當投哀兩臺。懇其疏救。或曰。此皆東廠陷害忠
 良。雖撫按可奈何。吾輩一死耳。無足惜者。語氣激烈。有
 識者懼。作變。稍加慰口。
 朝廷聖明。君等皆忠義。欲活吏部。當為吏部門戶計。不
 如乞命兩臺。為得。於是百姓皆執香。迎順昌於縣署。號
 聲震天。揮汗如雨。縣官馬不得行。日午。至西察院。時撫
 按米至。人情洶迫。天地陰慘。諸生五百餘人。公服立門

小私憂日人心怨免特以
 天之詔不致發區撫按全
 事未可也

漢有識

陳詩懇曲

自露本情

語詰定

外。私憂曰：人心怒矣。特以天子詔不敢發耳。撫按至，事未可知。我輩代為請命，差足慰百姓。無貽桑梓憂。諸生皆喏。頃巡撫毛公一路驚。按徐公吉至，百姓執香伏地，呼號之聲如奔雷。瀉川轟轟不辯一語。諸生王節劉羽儀文震亨楊廷樞殷獻臣王景臯袁徵朱隗沙舜臣王一經等，乃逆兩臺於門，痛哭而陳曰：周銓部清忠端亮，與望久歸。一旦以觸忤權璫，遂下詔獄。百姓怨痛萬心。若夫民心，國之本也。賢士大夫，民之望也。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言失民心，喪股肱也。况順昌等不繇臺諫論列，而出於刑臣。尤人心憤懣不平之極者。今東南赤子，咸願百身以贖明公為。

天子重臣，何以慰洵洵之衷，使無崩解之患。言訖，諸生皆慟哭。毛公恐流汗被面，惴惴不敢出一語。所尉文之炳等妄尊大，不察民情，持械擊百姓。且厲聲曰：東廠嚴旨逮官，迺容鼠輩置喙。百姓顏佩韋等聞之，還問曰：爾言東廠逮官，則此旨出。魏監耶。諸族虎面豹聲曰：速刺若舌。旨出東廠，將何如。佩韋等不勝憤，振臂大呼曰：吾輩謂天子詔耳。東廠何得逮官。首擊之。炳百姓從者于訖而

夷虜尚知
尊敬忠良

死有分曉

此紀即可
作傳

義士

覆水不收之勢成矣。時變起倉卒，諸生皆驚避。毛公益
 恐怖失色，急請兵自衛。徹讀至夜分，百姓漸散。從尉李
 國柱死，餘或匿斗拱間，或升屋走，因得全。是日城中正
 沸，而錦衣逮黃尊素者，繇吳入浙，泊舟胥江，罔知也。登
 岸揚揚，陵轢市民。一人偏袒呼曰：「是何得獨縱，一招而
 擊者雲集，遂沉其舟。」焚其衣冠，所得輜重悉投之。於河
 諸旂僅以身免。始知城中有變，踉蹌而逃。先是忠賢捏
 旨逮故御史周宗建，旂尉橫行郡縣，勢甚夷虜。縣吏供
 張稍不具，輒髡髮灸膚，廷辱二千石，官長吞聲不敢仰
 視。龍等前後一轍，及遭變見與隸皆拜唯笑，詎乘厥誤
 我。越二日，民情稍定，人謂吏部曰：「公不幸遭清流之禍，
 忠良無得全者，矧今日變因公起，恐徒自苦。」吏部嘆曰：
 「以我一人貽禍桑梓，歿且升不與，我豈不知自裁。然順
 昌小臣也，豈得引高公不辱之義乎。今我赴
 都必死，死則所
 高皇帝速殛元兇，以清君側之惡。公等他日為我作忠
 臣傳可耳。」乃以三月廿六日間行人，無知者。友人未祖
 文陰隨之，晝伏宵行，潛達
 都下。冀得一當以脫公於虎口，志弗遂，鬱鬱抱憤以卒。
 公既就獄，輦下地震，死者以千數。神樂觀災，天譴屢告。

而逆黨怙惡如故，必欲盡滅忠正之士。順日每當訊，

義士

而逆黨怙惡如故必欲盡滅忠正之士順昌每當訊鞫輒大呼

聖祖

長山舌至
今猶在

五人自當

書詞

明年三

元天

還亂

元王之

元燕落

得做一逆

書照管不

及玄義孫

耳

列宗隨大罵忠賢誤國逆賊許顯純等因加酷刑膚炙銷盡不勝楚毒而絕喪至之日遠近聞者莫不流涕大風拔屋飛石三日夜乃休時顏佩韋馬傑楊彥如沈楊周文元等五人將就刑聞之大哭曰吾輩旦夕且死無所憾惟願侍相公左右耳及臨刑佩韋等皆談笑恆嵐道路觀者皆嗚咽不禁自大中丞而外司府靡不反袂沾衣也然毛公怒猶不解復遺檄學使者黜諸生王節等五人幾成大獄云越明年

熹宗鼎成

今上即位神武天挺元兇魏忠賢崔呈秀及彪虎許顯純等先後伏法誅惟文煥李實得末減論成上復從廷臣請錄死事諸臣贈公大常寺正卿廕一子謚建祠賜額備極優渥吁嗟乎一年之間忠臣義士既囚而裳天時人事既蠱而康非大聖人雷電乘乾孰能幾於此哉近江都人士傳言倪文煥家白日見吏部冠服坐堂中旁有五人皆武裝侍左右煥家大怖叩首謝罪終不去或言公正人豈作厲

然余讀史記見灌將軍事則冤仇報復自古已然灌將軍忠孝著西漢而文煥罪愆甚於武安又安知其不再見於今日也

此紀爲吾友王貞明手述蓋貞明與吾師劉漸于爲周公莫逆雖當患難不廢周旋故所觀記最爲詳確使百世而後想見吳中臣忠友義士謹民直之概云

蔣鏞曰逆奄之禍中自楊中丞以下賢士大夫日供刀組海內人人切齒而黨逆者羅織方亟緹騎四出如吏部之生平吾鄉士民所稔習而家爲尸祝者於是不勝憤痛之極走死甘如驚矣一舉而逆奄氣奪豪猾聞遣者惴惴嚙指不敢出緹騎之遣遂中止則吾鄉士民力也不寧惟是當

熹宗大漸卽聞逆奄聚徒謀不軌其黨某首勸進曰不爾便是死路崔賊顧首鼠曰不見暴歲江南之變乎須半年掃除可矣然則吾鄉士民實有社稷功蓋陰攝逆謀而不覺也

國家養士二百餘年一旦權落逆監手戕戕衣冠有稱子稱孫稱臣稱妾妾冀非分而碎首伏節之義僅出於青青子衿閭左黔首當辜猶目爲扞王章幾成大獄嗟嗟是何心哉設有萬一不幸逆奄僞出一紙禪詔亦將

曰王命也如拜受之可乎

曰王命也。姑拜受之可乎。

聖天子赫然彰殫，無論士民加額，五人亦含笑九京矣。是舉也，於海內乃有吾吳，於吾吳乃有此五人，若多士

痛哭，侃侃敷陳，崢嶸大節，堪為

聖朝吐氣，鎮吳人，即伏藪澤，有餘榮焉。瀋墨擊節，不自禁其眉之揚而舌端之有餘馨也。

神廟榮嬪李氏薨喪禮遵

旨，照萬曆魏慎嬪例行，祔葬于張順嬪之墓。

贈劉光復太常寺卿。廕一子入監。

命清查京營軍馬盡數歸伍，有仍前隱占者，指名叅奏。

時地方失盜，查捕營額軍一萬，止五千人，應役營馬盡各乘坐，至是巡視科道查叅，奉

旨限五日內務要照數清還，不許隱占。

癸巳子時白霧，占曰：臣下擅權，又曰：主兵喪。

兩朝御制金卷三十四
下李應昇鎮撫司嚴寃追贖

大理寺正許志吉誣參臺臣張繼孟削奪追贖

命浙江撫按解黃尊素來京寃問

時吳中有開讀之變，于是旂較相戒，不敢復出，故有本處撫按起解之議。

下周順昌北鎮撫獄

削奪吏部郎中李白春

時論亦誣以門戶故也。

兵科薛國觀上言臣於本月二十二日在科辦事接得偏

沅巡閱夢得黔省沾危一疏，准貴州撫臣王瑛咨言：二月初三日安邦彥率眾數萬渡江，與我兵大戰數日，至初七

日總理魯欽親督兵敵賊回營，至二更賊勢甚眾，斬區區營

初三日安邦率衆數萬渡江與我兵大戰數日至初七
日總理魯欽親督兵敵賊回營至二更賊勢甚衆漸逼營
壘各兵因數月無餉紛紛逃散令難禁止五鼓營兵盡散
總理無計可施遂藏利刃死於營中又准貴州按臣傅宗
龍咨言十六日辰時塘報賊將麻姑孫官堡燒劫漸逼城
下勢若燃眉等情到職職讀之不勝駭嘆曰近報奢寅被
殺竊慶西南事可漸次盪平不意安賊之復猖獗如此也
大都黔省遠在天末人視爲非門庭之寇不甚急切而姑
緩之廟堂上責成供應之意少邊塞間脆靡推諉之習
多謂餉不果腹而兵不用命其說亦正若謂此逃散實繇
無餉之致然蓋有難以盡信者夫二更至五鼓爲時幾何

豈無餉。枵腹能捱之。于數月者。而不捱之。待旦乎。其盡散之也。故賊勢甚衆。漸迫營壘。各兵懼不能支。紛紛逃散。令難禁止。是明明供一潰敗之形。而乃借口於無餉。以爲歸咎。卸罪之地。將服誰乎。十六日。塘兵偵報賊將麻姑孫官等。堡燒劫。漸逼城下。距今已凡四十日。安危成敗。尚不可知。卽偏沅撫臣閔。言移駐偏橋。僅率現兵數百。遙張聲勢。虛而有裨。實用乎。招集調募。俟兵力稍勁。星馳赴援。緩而有濟。急事乎。此盡餅充饑。臨渴掘井。徒爲安賊所竊笑矣。夫黔省多故。簡命王璫。聞亦夙負簿名。受事以來。不知作何調度。作何練習。使將不能制兵。而兵輒恐弃將。賊衆一

臨魚。散馬。鳥散。遺孤。將已。云。上。平。日。之。威。令。安。在。節。制。安。在。

臨魚驚鳥散遺孤將已云亡平日之威令安在節制安在
運籌決勝又安在城亦何爲于師中而又何辭於皇上
哉傅宗龍識諳酋情選擇而使無奈勞動久而倦勤生任
事之心與願息之心交橫于胸中壯心之銷磨幾盡此二
臣者同有軍旅之寄同有封疆之責而進戰與退守成則
共功敗則共罪如往者遼上之陷今者寧城之全賞罰之
無少貸錯可念也若魯欽今日之死僅足贖前日之逃置
之不論可耳伏乞皇上嚴加申飭切責二臣和衷戮力
合謀分應以遏賊鋒毋推諉毋拘執毋觀望毋參商將玩
忽之精神立振壁壘之氣色改觀賊當望之而卻走黔無

恙而楚蜀滇之三省隨之。西南半壁之天下，有寧日也。至兵馬之數，一面速檄黔中整棚，現在相機戰守。一面速檄督臣朱燮元於楚蜀滇之附近諸處，任便調遣。星速赴援。然而師行糧從，一切安家行糧，亦于附近所在任便搜索。事平銷筭，若偏沉撫臣閔地居輔車唇齒之勢，宜作披髮纓冠之急，當傾心設法，竭蹙策應。毋第曰移駐偏橋率兵數百，調募兵力稍勁，星馳赴援，而爲此不急之語，以塞責也。從來兵家勝負，決於俄頃。恐我不乘賊而賊乘我，我有待而賊無待也。其所請糧餉，不論享邊各項，盡行那借，俱如所請，以圖底定。黔省幸甚，封疆幸甚，天下幸甚。

刑部左侍郎沈演上言治外必先治內外寧猶有內虞治
亂何徵轉關在微憂盛危明敬杼一得。一曰寬。猛應酌
時。宜傳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濟
之以寬。寬。寬。猛。交劑。政是以和。

神廟久御政尚寬大摘發不盡明擊斷不盡法雖大柄獨
持而銜轡時委。

光廟一月恩覃九有。

皇上初政惟務涵育諸人幸

恩罔

上仰干

天誅

皇上何心督過羣奸自底不類抑陽和之後非霜不肅寧
止人情時乃天道今法紀聿新人心震疊自今以往惟當
綜核名實以警惰偷分別黑白以定趨向崇獎廉靖以絀
貪競修舉廢墜以明政紀顯示灑濯以與更始果能滌除
胃腎一意奉公不追既往卽有夙讐屏居自引亦不深咎
無爲反側自疑故作不靖以扞文罔

皇上每事必法堯舜法堯舜法天也疾雷震電惟以破除
陰暄暖日和風乃可昭示黎庶曾見上天有竟日雷霆者
乎。一曰

祖宗成法宜守。

二祖法令明備，立綱陳紀，九官有長，俾總庶政，幾經
睿慮，炳若日星，法久弊生，不無撓廢，惟

明勅所司，各修訓典，掃從來沿習之陋，規復初時創立之
成憲。魏相中興賢佐，惟修漢故事，太平何象，日無愆忘，苟
未當

聖心，不妨駁議，所守者正，何嫌補牘。如有未叶，當備陳往
例以聽。

上裁，卽以臣刑部論姑息之久，宜用重典，
輦轂奸宄，躡踏火烈，而後難犯，然奸不戢於嚴刑，而戢於

必得法不期於重而期於確。但當閱實其罪耳。使奸必麗法。法必麗情。乃稱明允。一重辟也。而正犯與襍犯異一決也。而不時與秋後異。輕重緩急。稍爽其則。何以稱平。

文皇時。因有情重法輕者。欲重擬。

上曰。律者法之平。今欲輕重之。罰雖當。民弗信矣。其如律。

又有冒支官糧者。

命戮之比覆奏。

上曰。此朕一時之怒。過矣。其如律。

文皇聲出為律。乃一則曰如律。再則曰如律。非徒以職要。

職詳。上下有體。抑亦頭緒煩多。情偽微駸。一時神明獨斷。

未必悉中情實。故直付所司。不以臆決。亦虞舜臨下以簡。

未必悉中情。實故直付所司。不以臆決。亦虞舜臨下。以精
無爲而治之道也。一曰預處經費。以程工作。

三殿竝建。原屬曠典。

至尊臨御。萬國觀瞻。安可稽緩。

皇上式弘堂構。神人協力。在事諸臣。竭蹙恐後。費省工倍。
皇極正殿落成有日。從此來萬方之玉帛。奠億載之

丕基。獻俘馘以張武功。舞于羽以顯文德。太平盛事。有光
列祖。

二殿次第修舉。規劑方備。第工費不貲。兵革未息。財賦
國家之利器。虛實不可以示人。大工與大兵竝舉。將司農

與將作交征捉襟露肘支左缺右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宜
令主者會計每

殿工料幾何經費領於司空者歲入幾何尚方織作之需
陶匏絲枲之屬燕享犒勞之具

內府積有奇羨者俱改納折色以給

大工歲歲衰而息之度可當工料十之六七而後舉事費
既積之累歲工自成於不日雖百堵皆作而天下晏如無
爲焚林而田見影而捉剋核太至而生其不肖之心無示
人殫匱之形使狡夷奸民量我物力而妄生覬覦之計斯

亦周禮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爲出之意也之數者

或憂時而出嘔心之語或摩切而進百一之規咸謂非所

或憂時而出嘔心之語、或摩切而進百一之規、咸謂非所
宜言、恐害於身、而臣以爲不然、臣家世受

國恩、

臣

兄灌忠猷未竟、

臣

芹曝微忱、固杞人憂天過慮、實

婺婦恤緯深心、今所縷縷關

國大計、苟有裨于涓滴、又何愛于髮膚、與其茹之而害于
國、寧吐之而害于身、與其已事而爲無益之咨嗟、寧未事
而抒不必然之籌畫、書云、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
與其退而有後言也、寧進而直陳于

明主之前、儻蒙

采擇、施行萬分一有補、

臣

忠已効、退就隴畝、死無所恨矣、

璫橫起於甲子秋冬間。初時奸惡未熾。公疏單疏糾者
十百。及大權獨攬。生殺在手。中外緘口無敢一字與璫
異指者。司寇公以乙丑臘月赴京兆任。至孟夏。蓋四閱
月矣。自閣部至言官。庶僚無敢言及職掌一字者。惟璫
意指是徇。闕刑曹諸讞牘。如汪心淵。無証追贓數萬。李
承恩以僭用。應擬徒誣坐盜絞。其它情皆不附律。輕重
任璫意。心中既大不平。璫復杖殺一御史。以立威。逮繫
七賢。以快忿。廉吏周順昌亦在逮中。吳中大譁。舉朝無
敢駁正一語。自思身爲刑官。坐視忠良駢首。法律舛錯。
食何以下咽。夜何以安寢。遂星夜草疏。達巨而成。璫專
以非刑箝人口。故首言寬刑。璫專以中旨行亂政。故次
言守成法。無臆決。璫專以大工蠱寵幸。非理苛索。充費
故未言宜緩工。無見影而捉。焚林而佃。三事皆璫所最
忌。容多相阻。止謂此時正憑威怒。誰敢撓其鋒。料虎頭
必不免虎口。身老子幼。不虞歸骨之難乎。心知此勸是
忠。其如心不能平。疏一日不上。一日忿忿似無以支朝
夕。不暇計一身生歿。竟以四月廿二上。此疏璫一見。怒
甚。與其同黨言。依它說。都是我裡邊不是了。意欲重處
而閣中原稟
旨甚濶。又使人在外庭偵探。此疏一出。朝紳士庶。頌聲

而閣中原票
上首甚溫。又使人
人在外庭偵探。此疏一出。朝紳士庶。無不

載道。復集其心腹商議。不如且以淡
旨打發。另尋事端處他。舊規。疏該第三日下。又遲二日。
至廿六日。方批。該衙門知道。蓋與其腹心計議未足
也。日使厥役踪跡。其柰門無祿。實無一可據拾。故借章燁
斗事入厥疏中。以同府人。可借以為題。然亦不能一字
污鱗。直于辨疏上時。第二日。即內批削籍為民。引紅牌
轉換字面。欲中以危法。恐公論不平。故禍止削籍。又
令厥役隨路踪跡。纖悉必報。不死幸耳。在途兩月。家中
皆傳已逮。親知如唐存憶諸公。為之禱神。為之間卜。
鄰里細民。皆為扼腕。後聞抵吳。問拏舟相逐者。屬路。

浙江圖

五月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藏書

五月

旌表常州吳氏一門雙節

時道府縣學俱勸得潘氏，係東廂下里潘耆室女，有四省提學副使吳仕年六十無嗣，於嘉靖十九年七月聘爲側室。時年一十七歲，至嘉靖二十四年二月，任身故。氏生子敦復，僅八月，時年二十二歲，任先有嗣子，包藏禍心，謀弑敦復，兼偏嫁。氏引刀自決，以死自誓，抱子襁褓中，十餘年，不敢出戶外，而子得成立，尋薦賢書，後不幸復先物故，遺孤士貞等，俱在齟齬，值族兇梟棍，結連巨室，飛禍構之，其家幾破。氏號天禦侮，詘體哀求，事雖蒙什，竟以憂卒，記存庚七十四歲，守節五十三。按氏生而不辰，嫁卽多難，甫叶徵蘭之夢，遠成點竹之悲，引刀而志靡他，逢仇而鞠凶歲，及遭孽嗣之禍，飲水茹蘖，卒救僞子，以成名，抱喪子之哀，扶老携幼，復撫遺孫，而禦侮一身，兩世百折之憂，虞萬死一生，礪終身之完節，蓋棺論定，優表宜先。又勸得沈氏，係本縣清泉民，沈尚之室女，於萬曆十年正月歸，已故舉人吳敦復，時十八歲，二十一年，敦復身故，年二十九歲，子士貞，甫數歲，於

時新喪孝廉家邳叢起豪橫踰籍幾欲取卵破巢正前
 所云潘氏號天巢侮時也氏日與潘氏相對嗚咽亦時
 破涕上慰老姑下撫幼子熒熒在疚不遑寧處後事得
 解卽延師教子朝夕督課勝於嚴父士貞遂舞象遊席
 弱冠鄉薦茲成進士氏見年六十一歲守節三十五年
 按氏性稟堅貞身嬰荼苦志同皎日操若嚴霜祐姑禦
 難植堊絕之宗枝勗子象賢振重光之世業三十年啼
 鵲血淚鐵石為摧六十年病鶴羸姿松筠比勁旌例已
 過幽關
 允宜

旌表上海孝儒張秉介

按張秉介直隸松江府上海縣儒學生員係巡撫貴州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鶚翼季子事父至孝朝夕奉侍頃
 刻不離左右凡飲食所需衣服所適必躬親手進及見
 父顏色和悅則喜或有他事稍有不怡若默然則退而
 展轉憂思寢食俱廢每日夜伺察數四凡若此者自近
 官以致遠宦自遠宦以至歸家歷二十年宛如一日迨
 鶚翼病秉介萬端療治以至迎神買卜等項輒至垂橐
 暮夜叩禱北辰請以身代類為之裂父病篤時日不交

聽衣不解帶嘗自闔戶引刀割股家人非聞統前抱持
 之然刀痕已入寸許及父終不能收秉介哀慟即絕矣

曉衣不解帶，嘗自闔戶，引刀割股，家人排闥，執前抱持之。然刀痕已入寸許，及父終，不能救。秉介哀慟，卽絕。家人以水漿灌口，踰宿而甦。是時臥病床褥，不及躬撫。父柩乃以臥榻之前，設一靈几，早晚上食，不輟。令人扶掖于牀上，微作跪拜狀，氣息奄奄，有淚而無聲。遠近聞而哀之，自父歿，甫及匝月，竟柴毀骨立以歿。本縣知縣張山頂廉得其實，以申諸府。府以申諸道，一時撫按諸臣各有獎勵，扁額充廬，詠歌盈帙，其事昭昭在人耳目也。大抵秉介之孝，不爲好異立名，惟是日用之間，真情真性，懇到體認，爲人所不可及。至於一死而後，知繇衷達外之孝，輓近不多見矣。

繆昌期卒于獄

按昌期博學宏才，望如山斗，當漣令常熟時，氣味相投，稱道義石交。後同朝，懽好倍昔。昌期直氣凜然，常對人詆忠賢之驕橫不倫，忠賢因銜之。矯旨斥奪，削籍編氓，暨而坐與漣善，爲之點竄，疏藁卽紐爲邪黨，逮繫詔獄。許顯純嚴刑痛拷，十指撻折，追比誣讎，斃于獄底。天下聞之，靡不痛悼。

應天巡撫毛一鷺勘奏奉

門戶之網
甚寬賍私

聖旨、毛士龍發邊遠充軍、僉妻着伍、夏嘉遇、行賄得官、口

之題甚活
以此加人
誰能自免

供甚確、依律充徒、不准納贖、姜志禮、削籍為民、追奪誥命、

其餘俱依擬行、該部知道、

書

禮科張唯一、直糾寺臣許志吉奉

旨罰俸三箇月、

陝西巡撫喬應甲叅孫瑋削奪革去恩廕、

指瑋為門戶故也、
應甲從此滋議矣

王恭厥火

御史王業浩等上言、臣等於辰刻入署辦事、忽聞震響一

聲如

天折地裂，須臾塵土火木四着，飛集房屋棟梁椽瓦窗壁，如落葉紛飄。臣等俱昏暈，不知所出。幸班皂多人拚命扶行，及至天井，見火焰煙雲燭天，四邊頽垣裂屋之聲不絕。又覓馬出衙門首，見媼女稚兒聚泣於衢，則知屋舍碎壞，不可勝計也。震壓冲擊，驟踏瓦者，不可勝計也。比策馬行不數步，又見萬衆狂奔，家家閉戶，則因家房傾倒，羣象驚狂逸出，不可控制也。臣等急策蹇騎至朝房，驚魂甫定，方知變起。王恭廠火藥局失火，砲發沿近屋舍，人民已無焦類。而城中家家戶戶有頽頽震壓之患，人心惶憂伏恐。

皇上端拱

大內不無震驚。臣等下懷不勝踈切。呈合詞恭候

萬安。又切照得火藥原係制勝之神器。修合收藏。須萬倍嚴密。乃不戒自焚。致

都城雲擾。萬衆受害。典守之罪。夫復安逃。第廠內戒嚴。星火未嘗入門。忽然焰起。寧無別故。相傳塘報。奸賊差奸。網十人。限于四月二十七日。齊至

京師。潛圖內應。今日之變。適與報符。關係不小。除臣等錄曠招愆。昧庸鮮畧。痛自修省。尅責外。伏乞

聖明

嚴勅內外。巡徼防守。無致疎虞。以彰

嚴勅內外巡徼防守無致疎虞以彰

廟筭仰祈

勅行該城查恤被災人戶以彰

聖德臣民幸甚臣等無等懷息待

命之至

奇事

時救火諸役從廠中救出爭身男子吳二問之口稱身
係廠中本撮火藥人役但見颼風一道內有火光致將
滿廠藥罈燒發同作三十餘人盡被燒灰止存吳二一
人其可異者庭樹盡拔而無焚燎之跡藥樓飛去而陷
丈之坑庫中軍器如故神剪火木塵封

內閣傳與禮部

聖諭今歲入夏以來風霾屢作旱魃為災禾麥皆枯百姓

失望乃五月初六日巳時地鳴震號屋宇動搖而京城西南一方王恭廠一帶其房屋盡屬傾頽震壓多命朕以渺躬御極值此變異非常飲食不遑悚悚危懼念上驚

九廟列祖下致中外駭然朕當卽齋戒虔誠親詣

太廟恭行問慰禮訖中外大小臣工俱各素服角帶務要竭虔洗心辨事其停刑禁屠等項卿等卽傳示禮部都着痛加修省恪供職業共事消弭仰體朕心冀回

天變毋得視爲具文苟且塞責仍將被災人戶速着該地方官查明具奏分別優恤以彰朕畏

天省惕至意特諭

虜報甚急督師王之臣請發兵馬器械糧餉一切軍需以

天少自賜賜至王意特於
虜報甚急督師王之臣請發兵馬器械糧餉一切軍需以
爲防禦實著

黃尊素解到下鎮撫獄

命速造火藥以備奴警急推補司空以便料理

聖諭兵部朕覽工部署部事薛鳳翔等查勘異常災變奏
稱王恭廠局并周圍房屋一槩皆傾震壓人民不計其數
者乃古今未有之變也除修省事宜已諭內閣傳示禮部
訖念遼黔疆土未靖大工錢糧不敷正國家財力兩竭之
秋須亟求權宜長久之策今王恭廠局房屋一節爾工部
職掌所關速宜修理况此神器錢糧豈可久容暴露但工

旬日可竣卽先修墻垣亦非永遠之計茲查
 得西城十忠坊地方設有御川監外西新厰房三所共計
 二百餘間其中甚爲寬濶卽便改爲安民厰爾兵部卽傳
 京營總協督率三大營官軍論派三千員名速往王恭厰
 搬運神器錢糧等件運赴安民厰貯收事畢之日就以王
 恭厰土榷仍將低窪之處填墊平實其木植輓瓦石料各
 安集原處聽從別用以昭朕仰體天戒惜財卹力至意特

諭

計查塌房一萬九百三十間
 壓死男婦五百三十七名

島師報會安堡之捷

手編塘報言宮兵乘奴賊飲民北上微道西冠故奮勇
 展入政施會安堡接回順民一千三百餘人陣擒真夷

高師報會安堡之捷

毛鎮塘報言官兵乘奴賊歛民北上欲逞西寇故奮勇
深入攻尅會安堡接回順民一千三百餘人陣擒真夷

三十六

名

干酋挾賞

延綏塘報言虜酋干兒罵同伊母麻吉娘子三月二十
八日率眾執舊帖文索賞四百二十餘兩邊吏詰責酋
辭桀逞勢甚猖獗在我素蓄援遠精銳挑盡重以京民
兩運不繼軍餉欠至十六個月虜方裹甲內必脫中情
形萬分可虞

京師祈雨

春夏以來風霾亢旱雨澤未澍
故命十九日禱祈為始

上諭戶部有兵方有餉餉之多寡以兵為準柳河敗衄覺
華被劫失兵若干應減糧若干如何不見清查一槩混淆

本兵職掌何在，著作速行督撫等官，確查報部，以便議補。班軍出關糧餉，卽于預備應支銀內，發山海餉司給散。該部知道。

兵部尚書王永光備陳修省之實，疏曰：臣觀古今災異洊臻，必朝有紕政，位有儉人，顛倒悖謬，然后逢天瘡怒而譴告隨之。我

皇上御極之初，河清鳳儀，固已慶太平。

天子邇年以來，屏逐元兇，登庸衆正，朝講不輟，刑政具修，直與堯舜同符。陋漢唐不數，謂宜協氣上蒸，清寧成象矣。乃天心眷愛，犹若有惓惓而未已者。如近日

都城之變，雷轟電掣，屋覆牆傾，死者屍橫枕藉，傷者呻吟

乃天心眷愛，猶若有憐憐而未已者。如近日都城之變，雷轟電掣，屋覆墻傾，死者屍橫枕藉，傷者呻吟載道，流離殘破之景，不忍見聞。諸臣謂王恭殿不過火藥延燒已耳，何能使坤維震撼，數十里作霹靂之聲，此非徒藥之力也。日前稽察防範，不可不嚴。若但委之藥之力也，目前稽查失火，則甚非上天垂戒之意。與

聖明修省之深慮矣。今我

圖

皇上減膳撤懸，諸臣素服角帶，謂遂足以當修省乎。臣請就諸臣言之。問之植黨背公，招權納賄者，已伏其辜矣。今果能大法小廉，靖共爾位，否不則試省而修之。問之懷忿逞臆，斷送

封疆者已伏其辜矣。今果能協力和衷共抒敵愾否。不則試省而修之。問之蠹國剝民騙官盜餉者已伏其辜矣。今果能各滌肺腸清白自砥否。不則試省而修之。諸臣位置不同職業各異而撮其修省之要端不越此。

皇上固天之子也。一言善卽爲景星慶雲。片念回便是和風甘雨響答景從。感召最速。今方祖述堯舜寧有缺事而一一孫伏之過亦有可得而言者。如刑獄繫生人命董以士師申以伏奏誠重之也。今纍囚半歸詔獄追贓卽已畢命。雖其人自不寃而於好生之德無乃未愜乎。甚至秋后與不時竝律囊首與絞斬同斃痛快之事每足于和請自

今以性輕重罪囚悉付法曹使罹法者目瞑自作之孽此

今以往、輕重罪囚、悉付法曹、使罹法者目瞑、自作之孽、比附者幸、繳祝網之恩、罪疑惟輕者、或開其謫、除減免之一線、罰當其咎者、仍念其子孫、父母之無辜、肅殺之后、繼以陽春。此其時矣。至於軍儲告匱、土木繁興、豈不知生財爲亟、而急上木不如急軍儲。議按括、又不如議節省。今既按無可按、括無可括、而瑣屑凌雜、冬臣以入告、寄恐焚林竭澤之后、能無魚驚鳥散之憂。請自

皇極告成、暫停工作。悉以海內之物力、并於軍前之輓輸、寢其屑瑟之誅求、益見

聖心之敦大、候疆宇廓清、再完堂構、未爲遲也。此皆老生

兩朝從行錄 卷三十一
之常譚實爲救時之針砭若夫傳宣

詔旨或以誤而成訛不如以票擬還歸之政府甄別品流
或以疑而成溷不如以邪正盡付之公評此皆舉朝所欲
言而臣不忍不言者幸逢

皇上聰明天挺左右親臣公忠自矢爲端振刷已極苦心
畧事調劑便稱完美臣奉

先帝憑几之命受

皇上特達之知臣若不言之而或避忌諱不惟負

皇上抑且負先帝故敢瀝血陳之倘蒙

聖明採擇翻然更始竝勅內外廷臣一體虔惕時政得

失盡許直言無隱將災沴殫消休嘉立應而又何外患之

聖明採擇翻然更始並
勅內外廷臣一體虔惕時政得

失盡許直言無隱將灾沴頓消休嘉立應而又何外患之
足慮哉。

薊門地震。

遼東巡撫袁崇煥奏列關外兩鎮叅差之情奉

聖旨滿桂廉勇素著控賊有功倚任方切既稱群情欠調

暫准回府候推別用其寧遠防禦事務着左輔以原官管

理作速交代任事原給印信繳進關門內外大小將領俱

聽趙率教調度以便責成兵部知道

禮科彭汝楠請省刑薄歛以謹天戒

詹事李國楛王應熊克副總裁

原任大學士丁紹軾卒

賜葬祭護其喪還

朝天宮火。

此係勅建殿宇，千官習禮之處，一旦火燼，深可駭異。

削葉大受職

夷漢人來歸，督師王之臣譯審真確，下令安插之。

元是逆奴掩襲抄花部落，殺其名王貴人，掠其牛馬，時虜衆避難歸來者以二千計，本部院誠恐中間來襍，奸人呼抄花領賞白喇麻舉其歸來夷目，一一質問喇麻泣言俱是抄花部落，隨行寧前道會同總鎮將歸來漢人度地安插，其夷衆老弱善爲撫慰，候事定仍歸虜營以示恤患之意，則虜必畏威懷德。

貴州巡撫王瑛請

勅督臣撫鎮黔陽，蚤結西南全局，其便有十如事繫安危。

勅督臣撫鎮黔陽。蚤結西南全局。其便有十如事繫安危。機關秘密。可以面商而意喻。不慮郵筒逗漏也。一便也。利害宜審。進止宜酌。可以互參而復議。不慮道理隔絕也。二便也。或檄軍兵以援黔。則道將趨令。唯謹不似職大呼不應也。三便也。如督師以用兵。則鎮臣奉法恐后。不似職節制無權也。四便也。在楚藩不患餉。黔又復餉蜀。可免躄蹠而成兩悞。五便也。在督臣不慮難分用徑。可專用。不致空拳而稽大舉。六便也。且中樞之威望。足以彈壓而寒賊膽。七便也。數載之恩信。業已沁入而感賊心。八便也。練達之才識。久已洞徹賊情。九便也。出入鬼神之妙用。聲色不大。

神武不殺而畢賊命十便也。故可以死奢寅，卽可以死邦彥。督臣之能事可必也。倘可以死奢寅，未可以死邦彥。督臣之全局未結也。乃奢寅已死，蜀局已結，督臣不必仍居蜀也。今邦彥未滅，黔亂方殷，督臣不得不移黔也。

大學士顧秉謙等進呈三朝要典副稿

大學士顧秉謙恭進實錄副本奉

聖旨卿等所進纂修成

皇祖實錄副本自隆慶六年五月起至萬曆十年十二月止共一百三十一冊朕虔誠恭閱具見卿等殫忠紀述深

叶朕心仰惟我

皇祖享國綿長政務煩鉅卿等卽傳諭付總裁等官更加

皇祖享國綿長政務煩鉅卿等卽傳諭付總裁等官更加
博訪周詳務要矢公矢慎卽將十一年以后之稿遵奉屢
旨上緊催修俾早竣萬世信史以慰朕羹牆若見之恩其
加恩示酌統需后命該部知道

巡按貴州傅宗龍奏曰慨自魯欽蹉跌賊氣頓張助逆仲
苗蟻趨蜂動貴陽三十里之外焚屋殺人急書一日而十
餘至僉謂壬戌二月之光景再見於今矣臣與撫臣王城
一面告急於督臣朱變元一面求餉於偏沅撫臣閔夢得
一面會集司道諸臣商度機宜激勵將士先遣王國貞等
攻河沙壩之獯鬼盡俘斬之而廣順定番青岩白納一帶

之狡夷爲之奪氣。繼遣張雲鵬等拒逆。殄於趙官堡。小戰二日。大戰二日。所殺傷者無筭。水內水外之賊奔走潰歸。道路復通。城池無恙。此蓋仰仗

皇上如

天之福。非人力所及也。

圖

江

浙

...

...

舊濫已極
何謂之者
猶未已也

六月
雨降祭謝

工禮二部請給魏忠賢魏大用魏志敏魏釗等祖先祭
葬誥命得

俞旨都照伯爵例行

初五寅時京師地震○天津三衛亦震宣大同日震倒
壓死傷更慘

初六辰時皇子薨逝喪禮

命照悼懷太子例行并祔葬墓側

御史楊方盛以黔變阻隔無聞滇省孤懸可慮特陳擇

二議大有
是于蜀

聖德宏深
聖慮周詳

官通路之議請疏理建昌另開生路。咨訪人才。實加鼓舞。吏部覆議通路事屬兵部所司。而擇官一節。銓司于升除之際。加意體訪。務令人地相宜。勒限到任。不肯少假外。其在外撫按。亦勿徇情面。連章保留。以掣用人之肘。庶僥倖之門塞。功名之途開。而滇事有濟矣。

戶部奉

聖諭王恭廠一帶居民。災傷甚苦。賑卹宜優。據請六千金。似未足周濟。茲特發御前銀一萬兩。着西城御史會同戶科官一員。照依查明被災人戶數目。酌量加攤。逐一當官給散。務使均霑實惠。稱朕敬天愛民至意。

當官給散務使均霑實惠稱朕敬天愛民至意

時南直陳溝新河成

河道總督李從心奏曰惟我國家定鼎燕冀歲運東

南漕糧四百萬石藉此運河一線轉輸在邳宿以南則

資淮費二水在潞清以北則資漳衛洹淇釜陽諸水在

直口至臨清延袤八百餘里則資汶泗洗沂挾各州縣

渚泉水灌濟以達京通關係最重臣二月謁

陵行河經宿遷過淺劉口磨兒莊等處中河分司趙濂同

知宋士中及各州縣官鄉耆長年三老擁稱連年運船

到此一船挽拽夫百計以一夫工費動以數錢窮旗典

鬻以償官夫人力與水勢爭衡篋纜中斷前船橫下后

其害如此
安可無憂
計

船互相磕撞。官儲民命。須臾歸之逝波。風激浪高。竟日不能移一舟前阻。后壓千艘。俱皆等待。各官會議。要自馬頰口起。下至陳瑤溝止。計程六十七里。另挑一河。已有成議。臣即同各官步行。隨其指畫。皆可施行。及臣回經臨。則見箬鍾雲集。工有次第。臣復同各官步行。逐段閱視慰勞。仍不次催促。茲于五月十六日。據同知宋士中詳稱。原議靈雅宿桃邳五州縣募夫七千二百名。限六十日完工。今陸續着工。隨將內河上年存剩銀分給州縣召募。每夫一名給銀一錢。至三月中旬。共計到工五千六百一十六名。蒙行府發土方銀七千兩收貯宿

遷縣廬。知縣吳錫查照各夫役土方支給。給但實辦夫數

遷縣庫。知縣吳錫查照各夫役土方支給。但實稽夫數較原議尚少一千五百八十四名。后令魏三跨募夫三百名。劉萱募夫三百名。調邳睢徭夫四百名。協力併作。或以濬兼築。則計河工不計堤工。或以築兼濬。則計堤工不計河工。或因勢順導。或改曲從直。河底沙硬。用鋤鑿開。使深水中。堤下以船載土。壘築使高。堤之殘頽者。加修。河之沙淤者。加濬。陳溝十里平地。濬與築兼舉。計挑生河長一千九百一十八丈。築木墩水占堤長二百八丈。又兩頭坍塌堤長四十五丈。西岸平地築堤一百八十丈。王能莊芬后雙河尾築堤長一百丈。幫築殘堤

一勞永逸
妄可以矜
民懼而悼
覆事也

長七百四十二丈濬深淺河長二千二百四十丈其根
 頂口底俱照丈佑丈尺于五月初十日全完河工告成
 從此運船改由陳口諸溜遠避公私幫拽之費可省漂
 蕩磕撞之虞以杜風浪不能為之阻而各船啣尾直進
 可以計日計程无復躑延阻壓之苦與中河分司淮徐
 道復詳請開龍門放水行舟等因到臣該臣詳批陳溝
 駱馬新河工程既已竣運務亦永賴矣即今龍門開壩
 放水行舟似難久待仰司道先擇吉日舉行聽候本部
 院西巡畢日躬親查閱緣則南直黃淮之河不虞旱而
 虞澇可勿慮矣

督師王之臣上言歷陳遼事壞于不和之故奉

督師王之臣上言歷陳遼事壞于不和之故奉

聖旨、遼左從來壞事、都因不和、朕深切痛恨、今督師巡撫、同任封疆、功罪一體、果能捐去形迹、和衷集事、寬慰朕心、便是忠誠體國之臣、滅賊復遼、端不外此、卿身膺督師、手握賜劍、將吏進退、戰守機宜、自當指授、一切公事、須商議妥當、使號令歸一、將士知所適從、該奏的、照例會奏、滿桂廉勇著聞、朕所素鑒、因撫鎮參商、同城未便、故暫准回府、既稱將材難得、山海需人、應何委任、着兵部酌議來說、

已而兵部覆奏言、督師議以滿鎮聽臣調遣、撫臣議請優之大鎮、總之離寧遠、則人與地相安、請

勅下督臣移會撫臣將滿桂用何地方作何調遣盡
化成心虛裏酌議畫一遵旨會奏卽此便是和衷卽
此便是忠誠矣

時袁撫臣與滿鎮不和以未知會王督徑題請更調
故王督微有不平互相爭辨及讀袁換自訟一疏可
謂勇于聞過者矣

遼東巡撫袁崇煥以賊情暫緩題請贊畫孫元化回部

元化以所頒賞銀五十兩繳還貯庫助餉

上嘉其急公准令回部

周順昌卒于獄時六月十七日也

虎彪輩逢巡瑞意誣賊拷比骨斷皮開血濺肉飛冒
惟齧指矚目不聞哀乞之聲罵惡党不絕口天日爲
之無色時有好義者聞中舊治士民吳中交游嫺黨
一時醜金錢代其完贖冀其生全而昌已被監司肆
毒隨斃矣臨死其短章所以屍諫不果而領垓時皮
肉已腐無寸絲掩斃百日俱消止見頭顱鬚髮英氣

溘矣吾輩能無痛乎

凜冽尚自逼人先生
烈矣吾輩能無痛乎

周宗建率于獄時六月十八日也

按宗建由武康調仁和廉明愷悌兩地絃歌和平清
潔三臺上薦繡衣內召借寇無繇垂淚攀轅執斧
道相臺厲節白簡嚴霜巡方剔弊按楚持平素志
學而罹醜金建講院之嫌危言觸奸以致奪職追
綸章之旨準擬歸田繙斬素業何知驅螿射入
詞閨緹騎而驚心對妻孥以斷腸兩邑士民
訴當路真以代完贖緩萬惡璫樞成心願指
令酷加敲朴孤冤已自銷凶病骨那堪箠楚
破家嚴刑乃殞命矣侍御故閩閩家子也慨悵有大
志少即以文名而賦性謙冲對人如不勝衣一嘗大
義所在萬夫不回是以宗黨族里無不敬之愛之依
之賴之及聞變相與為位而哭之嗟乎公之死僅與
逆党之敗隔歲時耳而公之名與欽程之名孰馨孰
穢乎冷熱順逆之辨惡輩何不能自擇至此也

文書房遞出黑字揭帖

聖旨六月十九日辰時進一三朝要典聖覽畢公同內外

官員送皇史歲收

文書房傳出

聖旨信王婚禮大禮吉日着禮部行欽天監選擇

時巳選中大興縣民周奎女年十六歲三月二十八日子時生即今聖母后也

江圖

鳳宗與平于熾報六月十八日

祭儀內自置入式也

閏六月

戶禮二部都察院接出

聖諭朕惟自古帝王御世莫不以敬天勤民爲首務朕紹
統祖宗誦法堯舜念此至殷切矣踐祚以來惟上帝
眷祐是賴下民居食是懷乃今春入夏異災頻仍亢旱彌
甚茲者伏遭霽雨晝夜連綿震動若傾滂沱如注朕克謹
天戒恐懼靡寧已于宮中竭誠致禱其禮部堂上官宜卽
率屬懇祈各秉精誠齋心對越仰答上天示儆之意勿以
虛文塞責又念京師米價騰湧小民糊口艱難今復房屋
坍塌人口損傷朕甚憫焉卽着五城御史上緊行查具奏
照例一體優卹其房號銀兩除舊例免征外再免征二個

聖德

月戶部仍將太倉見貯之米暫借十萬餘石刻期支放不必折色以救目前朕思堯湯水旱不足隕陞之治惟君臣交儆乃可答仁愛之天與朕同休戚者固在股肱心膂大臣而內外文武百官亦皆居天位治天職其朕欽若昊天者各宜仰體朕懷恪其乃職捐玩愒之效習矢勤奮之新勗一念不公儼肺肝之畢見一事不實凜斧鉞之難逃務使積誠動天轉災爲福兩儀安奠百穀豐登粒食罔艱室家胥慶以昭朕畏天省愆軫卹都民至意欽哉故諭黃鶴素卒于獄閏六月初一日也

按尊素剛介不阿氣節凜然初爲寧國節推人不敢犯勢豪懼服選入烏臺侃直敢言指斥權奸立被褫黜歸

隱東越之谿賦詩讀書偶過西湖碧山梳水端向人

隱東越之谿、賦詩讀書、偶過西湖看山、菰水時向人、
譚不畏時忌、媿媿及之、厲聲唾罵、偵事者聞之、織璫而
併入周起元一案矣、幸緹騎過吳門、怙勢驕橫、勒詐騷
併多金、一時交鬪、狼狽不前、竟返輒而不過武林、脫此
虎口、窘辱且省繁費、尋復傳吉着撫、按差官扭解赴
京、而璫怒稍平、督刑稍憫、然不容其獨生、遂病不起、旋
與應昇同歿矣、童僕力不能領、
埋鄉人憐之、釀金而為之殮云

欽天監欽奉

聖諭 信王婚禮大禮擇十一月二十五日卯時、搬移十

二月初十日午時、尚冠十六日、納徵發冊、二十一日安牀

正月二十七日開面、二月初三卯時親迎

東廠魏忠賢奏曰告人吳榮告為欺

君抗

黃山獄起
徽民無寧
稅矣

旨蠹 國啖民等事狀一紙。該臣看係不法事情。隨差旂尉王應元等將狀內有名人犯拘獲到廠內審得吳君實供係直隸徽州府歙縣人。招稱有未到官吳養春家資巨萬。爲富不仁。一面結交縉紳。壟占黃山。委令未到官男子吳用譽等砍伐樹木。貨賣年久。獲利何止數十餘萬。逞其強霸。不容諸人樵採。以致合郡烟爨有虧。人人怨恨。屢經具告。撫按府縣司道衙門。因其財勢通天。莫能禁止。先具惟有巡按御史駱駿曾見其強橫。遂將山地判斷一半入官。具疏造冊送部。卷案見存。養春用賄朦蔽。至今仍舊公行壟占。近有科臣霍維華等因見

大工肇興條陳採取黃山木植應用吳養春慮恐採取之
植難以獲利于天啓六年三月二十日差未到官家人文
節持書一封前來天津令君實攜帶多金回到京城泊于
街今在官男子吳蹇叔家投下蜜令蹇叔等爲其打點停
寢採木

旨意吳蹇叔等將前銀收下遂同今在官男子程夢庚許
應章應荐茅培等將前銀在于各當道處打點止住不行
採取黃山木植養春私創崇文書院委今未到官男子吳
邦宰管理假以講學呼朋引類各立門戶乘機挾詐官民
財物積有萬餘設立庫藏專備黨中鄉官遇有患難之用

于天啓二年六月內奉

旨拆毀天下書院吳養春同未獲男子汪時胤等不合不遵

明旨巧立名色改爲書館令子吳繼序同時亂在內看書招聚朋黨講道學養春付與未到官男子吳逢元方中凡本銀三千兩在于天津作鹽因吳逢元方中凡俱回徽州遂將天津本銀俱付君實掌管以備有事打點京中使費取用養春又付未到官鄭一城等本銀七萬兩在于揚州作鹽有弟吳養澤因分家財不均具告撫按成仇養春父子倚財爲惡將親弟養澤謀死復將七歲孤子嗣鵬酖死

子簡財爲惡將親弟養澤謀死後將七歲孤子嗣鵬歐成
希圖鯨吞家資數萬有今原告人吳榮原係伊弟澤夥計
因養春將養澤一家殘破心甚不平時懷忿恨吳榮回藉
行至儀鎮撞遇養春未到官人吳繼武等竟將榮行李
盡搶一空券約六十二張片紙未留妻子一十四口逐散
未卜存亡原藉家產亦被搶盡足見吳養春父子爲惡多
端抗

旨情弊吳榮不甘情具告到敝蒙將君實併吳蹇叔程慶
庚許應章應荐茅培一同拘獲到官審供前情及審吳蹇
叔等各供情相同據此叅看得犯人胡君實等玩法神奸
游手藉棍走權要之門若干已家止採取之令誠如探物

至于吳養春久壩山場獨專其利逞虐焰之素張小民吞
聲復錢神之有靈有司短舌故將奉

旨拆毀書院私改別館招朋引類深懷不軌之謀播惡如
此亦何所恃而不恐乎惟賴胡君實等多方打點之力耳
欺

君抗

旨莫此爲甚均應從重追擬以警巨蠹者也除見獲違法
犯人胡君實吳蹇叔程夢庚許應章應荐茅培在廠監禁
外其未獲犯人吳養春吳用譽吳邦宰汪時胤吳繼序吳
逢元方中凡吳繼武合着

勅下錦衣衛差酌當官旗前去與同撫按拿扭解來京所

元方中凡吳繼武合著
勅下錦衣衛差的當官旂前去與同撫按拿扭解來京所
有賣木庄銀數多其家屬經管人等亦應撫按嚴拿監候
臣未敢擅便奉

聖旨欺

君抗

旨久霸山場犯人吳君實吳蹇叔程慶庚許應章應荐茅
培俱着該廠監候其未獲吳養春吳用譽吳邦案汪時胤
吳繼序吳逢元方中凡吳繼武着錦衣衛差的當官旂前
去與同撫按提拏扭解來京一併究問所有賣木庄銀數
多并着撫按嚴拏家屬經管人等監候追贓解進以助

大工該部知道

浙撫潘汝禎疏請建立魏忠賢生祠于西湖

免之祠額永恩

從機匠張選沈尚文等呈請

黔督朱燮元回藉守制部議加偏沅巡撫閔夢得總督從

中調度控制五省○李應昇卒于獄○追虜

按應昇英銳特達志大寡營惟下帷讀書手不釋卷風稟忠孝節義以道德文章自居丙辰會榜第五人筮仕南康節推旌善類誅疆暴風清霜肅玉潤春溫廉名遠布宦橐蕭然拜御史直言敢諫屢疏糾劾權奸申救建言諸人逆璫愈怒褫奪而歸奉親教子柰禍不旋踵無端詔獄一聞駕帖至郡即獨立門側佇望其來父母命之入卒不敢應恐對家人迷亂方寸惟慰父母云兒此去或徼君恩得以生還慎勿憂念縣尹登門奮身

就道登舟作賦倚馬吟詩每得句擊節自賞無悲感極

就道登舟作賦倚馬吟詩每得句擊節自賞無悲愁悵
鬱之色逮至加刑時惟大呼二祖十宗在天之靈
鑒我微忱不敢負君父以報國臣之分也但親恩
未報烏鳥之私于心愆然幸而有兄有子是不乏奉養
惟同寃諸人止存黃尊素相與患難談論古今忠臣孝
子以遣日其奈監司敲朴過損且羣奸欲速其斃料應
不免亡前一日賦詩寄別父兄手書誠子讀之一字一
淚

按哈酋一族較諸酋黠甚黑炭等酋原勾引此酋盤據
南山無日不思犯捨先曾犯卯來泉曾未深入亦未
經大創掠邊外牧放番馬而去其志亦奢遂糾合諸酋
來犯甘鎮近堡此其志真不在小董鎮謂不一親出創
之必至枉逞內地其各營官軍亦感朝廷養之恩願捐軀以圖報効比董總兵親提大兵
戰於牛心山斬首四十餘顆可以凱旋矣乘勝長驅再
斬首二十九顆火砲猛烈賊虜紛紛落馬不意雪雨暴
至不能割級此一塲血戰山河為之震動羌夷為之驚愕

南道羅萬爵上言罷稅皇仁已普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停稅奉有俞旨速宜頒示通衢使商人望關津爲樂境至帶征錢糧朕念民力有限天啓元年以前盡行蠲免已征在官者卽着扣筭還民侵在吏書者不得復洒花戶元年以後照常征解寬其舊征以急其新其本年各項正額務要及期速完仍刻定榜冊使百姓曉然共見共聞知朝廷與民休息至意該部知道

上特勅令總兵趙率教移鎮寧遠并速選將官駐扎前屯南臺御史袁鯨劾吏部尚書王紹徽關住陝西巡撫喬應甲候勘

下周啓元鎮撫獄

御史李燦然論列諸臣奉

聖旨徐紹吉患得熱中投身去輔營謀要地盡喪生平着
冠帶閑住鄭履祥夙附權門今誇入幕驅除同輩綿符職
方吳殿邦居鄉多事橫叅公祖立逐豸繡以快已私都着
削藉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該部知道

奴酋侵并西虜部落



撫夷副將王牧民塘報言昂奴任牧近東于四月十七
日間被奴酋兵圍昂奴昂奴歿妻子搶去

又寧遠副將左輔塘報言奴酋于四月十七邊過河寇
寧遠以炒花發兵來助行至養善木遇奴兵殺歿炒花
任子囊路台吉又有歹安兒相離囊路半日之地有奴
酋哨馬深至歹安兒營奴眾被殺歿五十餘名活擒二
名獲達馬五十餘疋奴大恨復益精兵于二十五日辰
時圍歹安兒營歹安兒并妻逸出部眾盡被殺歿炒花

奴開蒙于
諸虜
中國之利
也

亦跑過黃河北邊躲避。虎兇諸首會兵欲圖報仇。
按及安兒係炒花之子。

太常少卿趙興邦開任

總督倉場薛貞疏稱太監魏忠賢救滅草場雷火

上賜獎勵加原秩二級

御史王業浩枚上疏曰切惟方今

天下夷虜交訌黔蜀危困財匱餉空變頻災數興思良相
上下同然茲

皇上

乞輔臣之

請念政本之須以多賢共襄也

世祖念政本之須以多取員世六襄也

明旨一出

中外想望太平臣隨諸臣之後亦與有咨訪之責敢無說而處此謹條列五款仰佐

採擇焉一曰求真品夫人材不同聖賢豪傑各成就其資

之所行。傍如之清姚崇之畧張九齡之風度宋璟之端方李

德裕之式武前賢韓琦之謀所謂絕難自興不凡之品也

苟為無品而據高位則覆餗貽殃負乘取誚羞黃扉而

白麻并辱

明命矣一曰收人望謝安之起於東山司馬光之召于維

下慰倉生之望而定四夷之心豈虛名之糜攝哉要亦實

經濟實品地之所蘊者深也。自非然者，套裝公謹，画餅才猷，徒藉口呂參政之雅量，而適來王新參之彈文，負國恩而辱名行，豈可以訓乎？一曰重老成。夫老成者，言才品猷業以老而成也。

天下大器。

君與相共操之。是詎可未能操刀而使割，美錦乃令人學製哉。力綿而負重顛，骨脆而致遠仆。萬斛之舟，自非歷練之長年，三老弗任也。一曰化方隅。夫宰相平章

天下者也。從方隅起見，則相業不光。若枚卜而從方隅起見，則真才真品。又限于藩籬矣。故東西南北之岐思，不可

有也。上

國遐陬之成見不可域也。立賢無方。念諸臣各具虛公之心。蓋方隅之畛一化。而黑白之隙亦未消。此清平之最上義也。一覈疑似。自門戶之氛熾。而不肖者蟻附。一時皇路諸臣。半作昔公歿黨之客。幸

天清日朗。紀綱頓振。而餘波所及。間有株連。妬口所傳。不無顛倒。使抱忠者負黑地之冤。懷才者無見天之會。

大典如何得光。茲咨訪之下。務備諸臣生平品格。并前後公案。洗濯與登庸並行。而旁求之。

睿念始愜耳。凡此數款。皆本我

皇上寤寐求賢之

盛心并輔臣慤懃求友之至念而願與在

廷諸臣廿矢赤忠得人以仰報

明命用以內安外攘襄 盛治而

奏大和也臣愚冒昧妄竇

宸嚴奉

聖旨枚卜盛典務要虛公五款正是虛公處即着依議行

該部院知道

刑部尚書徐兆魁亦為厥疏所糾奉

聖旨徐兆魁縱容司官賣法全不知愧而強詞飭辦溫國

奇執法台臣反為重犯求寬成何憲體仰着冠帶開住劉

聖旨徐光魁縱容司官賣法全不知愧而強詞傍辦溫國
竒執法台臣反爲重犯求寬成何憲體仰着冠帶閑住劉
鐸犯罪得釋已屬漏網又代人居間行賄明設騙局着提
了問方震孺追贓未完復增一案罪上加罪其受賄司官
候鎮撫司審明具奏處分該部知道

廠疏言盜糧犯官李柱明與僭用龍袍犯官李承恩以
重資營脫而與見同監之方震孺昔日同監之劉鐸謀
畫御史溫國竒爲鐸同鄉同年曾求寬于紹徽司官崔
師偃李升聞馮上渠受賄賣情吏書史大仁等搶詐多
贓

浙江

浙江圖書館

兩朝從信錄卷之三十一

兩朝從信錄卷之三十一

秀水 沈國元述

七月

王之臣袁崇煥會議總兵滿桂掛征虜將軍印鎮守山海

駐北關門兼管四路

册封遂寧長公主

刑科黃承昊綜覈以成明作之治疏曰切觀

神祖末年靜攝日久人情怠弛我

皇上有鑒于斯年來政尚嚴肅雷勵風行一時有振刷之

象矣乃積弛已久習翫犹存尚有視

綜覈非苛刻之謂也 諫必明事必行耳是時雖有許多更張舉動總非急務而廢閣

正事實多
刑垣此疏
可謂曲而
中矣

絲綸如故紙者臣畧摘數事爲

皇上陳之如

祖宗立六科註銷之法以綜覈六部之務法至善也

皇上御極之四年有旨照例註銷乃今註銷者誰乎天下
必有一定之是非不可不明之功罪一切章疏下部自當
一一復奏是者還之以是非者還之以非則正氣斯伸奸
情莫遁乃今以模稜爲得計以沉閣爲良謀下部之

疏十閣二三。是豈厲精之朝所宜有乎。有曾奉 旨推京

堂推巡撫者。自當遇缺先推。乃舊冢宰旣偏聽而又獨任。
卽選郎亦不得與其議。每遇缺出。推其所推而赫赫

明綸全不照管豈所以遵

明綸全不照管。豈所以遵

君命乎。去年銓部復奉

欽依。凡有別衙門轉入大理寺屬。徑升寺副。不得又轉評事。以溷正選之途。議至善也。曾未一年。而轉評事者且累累矣。豈功令固可朝更而夕改乎。保甲鄉兵。自是弭盜防患之良法。屢奉 旨舉行。臣春初假滿還朝。正值東事孔棘。洵洵。臣沿途訪問鄉兵。杳然絕響。惟景州知州晉承命調度有法。壯勇林林可觀。其他皆曰。往年征調畏人。故民皆不願克兵。必須工食以爲召募。今庫藏如洗。安所得工食。然則鄉兵終不可練。而

明旨遂成。畫餅乎。若有司不爲肥家計。而爲地方計。切恐
工食亦自可措也。諸如此類。未敢盡述。以瀆

天聽。書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是以古之帝王。當令之未
出也。則兢兢焉。慎之又慎。而不敢輕勿。使有窒礙難行之
事。及其既出也。則堅如金石。信如四時。令下人奉之如著
蔡。此紀綱所以立。而政教所以行也。若

王言可以廢閣。尚安有紀綱與政教乎。伏乞

皇上嚴加綜覈。法在必行。事期徹底。庶人情不敢翫愒。而
聖政益見清明矣。

吏部奉

聖旨。施鳳來。張瑞圖。李國楹。各升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

聖旨施鳳來張瑞圖李國樞各升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俱入內閣同首輔顧秉謙等辦事時北地淫雨爲災自畿輔以及關門內外無在不告急

上命作速修築倒塌城垣營房議補冲損兵馬糧草拯恤災傷疾病

督師王之臣曰親勘報災處所見軍士頂席片而立馬卧濕泥之上坍塌狼狽之狀悲哭哽咽之聲不忍見聞巡撫袁崇煥曰山海內外官舍民居倒塌無筭軍馬露處疾病相連中前禾黍狼籍波濤前屯中后右復然糧艸三軍命脉皆飄蕩如洗堦苔積滑灶已產蛙將來不知如何作計恐有不忍料不忍言者乃順天巡撫劉詔以邊垣冲倒民命拮危告矣府丞劉志選以水災異變民不堪命告矣

天壽山守陵太監又以驟水冲倒寶城神路橋梁紅門牆垣博岸告矣延綏清潤縣又以冲没人畜告矣火變

未已繼以水災正

上天以惡黨淫刑酷罰。草荒人命。故多方以警醒之。而彼全不覺悟。相背而與。焰俱盡。與波俱溺。寧不哀哉。

一十四日駙馬齊贊元尚

遂寧長公主

晉張五典太子太保廕一子入監讀書

浙江圖書館

八月

雲南巡撫閔洪學奏報獻賊夷人中途被殺據實叅糾章下所司

兵科叅看得安酋之爲西南患年數多矣師老財匱勦滅無期庶幾用間用計巧行羈縻之法令酋中自縛獻其元兇亦彼中當事之苦心也安効良縛安應龍來獻在我正宜獎賞其長而厚結之堅其內附以俟異日之再

獻豈非一最善之機括也哉何曲清道王鏐以爭蘇應龍之故謀殺安効良縛獻之使何與先保邦正于曲靖城外也據疏述列情景歷歷逼真尚欲從其資就日兩次賊

來雖釁自近開亦與同將士捍之而走然兩軍對壘之間士卒之肝腦塗地者蓋不知其幾千人矣况致安效良藉口殺他獻功之人復肆猖獗爭功起釁莫此為甚如王鏐者急當從重處議以為邊臣之炯戒可也倘曰遐方邊臣姑從末減恐有效而尤之者抄出嚴之

刑部奉

聖旨方震孺原以擬絞不思悔禍又復居間捍法加斬非過劉鐸身罹法網仍肆奸貪為人夤緣加戍永宜李端以錫金丹一併遣戍其餘依擬

侯恂杜三策徐應秋削奪

侯恂杜三策徐應秋制奪

時指其為門戶故也

上諭工部：風將起，朕念兵士寒苦，皮襖照舊例加銀二錢，每給銀八錢，以彰朝廷優卹至意。着作速解關，不得遲悞。該部知道。

登州衛角樓火

閏六月十六日五鼓，有紅雲一塊，自西南起，直至此樓內，似雷聲，頃刻迸烈，猛火冲天，壓死守宿餘丁徐二等二名，角樓頃刻化為灰燼。積貯火藥蕩然一空，亦奇變也。

寧夏巡撫史永安奏：看得茲虜一事，國家每年費多少錢糧，而夷欲無厭，動輒擁眾挾賞，如于兒罵補打大生酋，俱于天啓五年互過市賞，例該把舊市互兌，挨次輪市。

成規已久。今乃妄肆要挾，糾衆臨邊，犯搶情形，似不可遏矣。大抵皆衆醜朋謀，特借于補爲名耳。臣因本鎮兵馬精銳，屢被挑選，糧餉時常匱乏，不得已支吾欸局，不敢好大啓釁。乃狡酋不戢，無故而思狂逞。臣等忠憤所激，何忍受此犬羊悶氣，而不亟置一大創之。除會同總兵談世德、懸賞誓師、申明號令、鼓舞正奇游三營，并各營堡官兵擐甲厲刃，相機截殺，應援務挫賊鋒，以保無虞。係于虜情塘報，錦衣衛奉

聖旨：這拿到犯人吳養春等，通送東廠與胡君實等會同質對明白具奏。

奴酋東侵，島鎮將士奮勇截殺，敗之于大石門嶺七道河，擒獲夷人四十二名，報捷解俘。

六月
中事

鎮撫司奉

聖旨：劉鐸賦性奸貪，設心險毒，既以鑽謀擬戍，復圖鎮壓重臣。方景陽因姦殺妻，已干大辟，今又肆行邪術，咀呪興妖，一千人犯，都送刑部從重擬罪。張體乾緝捕有功，陞都督同知，把總谷應選加陞叅將，仍管把總事，其餘叅將中軍等官，着兵部照例優叙，該部知道。

東省蝗

東廠奉

聖旨犯人吳養春等既與胡君實等質對明白都着錦衣衛拿送鎮撫司嚴刑究問追贓黃山見在蓄養木植着差官前去會同撫按變價解進以助大工仍將山場地畝盡歸朝廷以充公用其許應薦茅培聽厥發落工部知道

諸公之
實不可掩

遼東巡撫袁崇煥上言切照奴釁以來合中外文武邊腹之全力以為防然捐棄兩河未有勝着此未易以言悉也惟舊督臣王象乾經臣王在晉撫存西虜奴窮于無所入舊樞輔孫承宗與原撫今督閩鳴太次出關用遼人之議奴窮于無所導故靜伏者三年自去秋河上遂覷我之虛

實故傾巢入犯視葦蕪爾之寧遠如枕上肉至兵過錦石一

實故傾巢入犯。視蕞爾之寧遠，如杞上肉。至兵過錦石一
帶，彼不知臣之先行撤入，而謂我畏先逃，故一往無復顧
忌。直抵寧遠城下，臣又偃旂息鼓，待之城中，若無人。彼愈
易而併力以攻，孰知臣之厚備而奮擊也。出其意外，故措
手不及而敗。忝賊已悉我之伎倆矣。遂棄其無用之攻具，
歸而造其能為我害者，如板厚二寸之戰車，革以裹之，艱
于渡，故為舟。舟不得法，不可渡，故取十方寺上流之淺，以
濟師。至必由之路，則抄花五大營，駐牧之處，故搆囊素台
吉，而驅捲各營。且請家丁于瀋陽，携之以入犯，為一進不
退計。孰知毛文龍徑襲遼陽，故旋兵相應，使非毛帥搗虛

錦寧又受敵矣。毛帥雖被創兵折，然數年牽掣之功，此爲最烈。此賊數十年未經一創，况損于我而償于西虜與毛帥，奴氣又復振，能一刻忘臣哉。無奈積雨成川，我之哨馬且不能往。彼之大衆安得來。且秋收之亟，過此以往，彼日能來，而我刻刻當備者也。且結西虜以伐我，交婦人餽馬以休兵力，奴老于攻戰，且號知兵，若至避我從東攻擊之法，彼亦斷不輕來。彼原有足恃者，而又以忿心出之，奴未可易視也。至在秋冬乾燥，溝河水淺之時，若犯必攻山海，蓋攻必攻堅，堅者瑕則無所不瑕。若揚言綴錦寧而以全力攻關，必生詭計。夫越國鄙原不可能，遂攻尚恃遠。

交伐隴必須假道，安有舍一難攻之寧遠輕越其郊而腹

交伐。虢必須假道。安有舍一難攻之寧遠。輕越其郊。而腹背受敵。從來無此法。奴深于兵者也。蓋料我無所不備。無所不寡。奴實狡且秘。然臣不懼也。惟目前雨患。城塌艱于修築。然已併力爲之。卽遲來。速至。深入。臣都有可以相當者。饒他千態萬狀。臣只一味蘭易。平常彼之遠來。利速戰。能戰之兵。又利在得戰。臣只一味死守。令至無得而與我戰。便自困之。惟困之。乃得而與圖之。如今春。臣面懇于經臣。高第。無發援兵。衆方疑之。蓋援絕而人方致死。必能死而能生。自是古法。顧以爲經臣尤。臣罪大矣。我

皇上只置經督二臣。與臣于度外。惟至所便宜。臣又願二

兩朝御制金 卷三十一
臣置臣于度外亦惟至所便宜。臣布置于關外二百里內。或斷或續亦合亦分。有守有不守必圖一恰當以報。

皇上斷不令奴近關門。關內只緊閉不令一兵出入。便是萬全勝筭。蓋不貪功便無絲以致敗。若貪一擊之利合屬交鋒。從前之禍立見。此又非可以言悉。督師老于邊事。能在臣先必不煩言慮也。此爲治標之法。若治本則難言之。然又無容不治者也。從古未有兵連禍結。至八九年者。有之則自東事始。微。

祖宗之培植厚與

皇上之德澤深。豈能有今日乎。此事之至危。可一不可

再者也。今便欲局之速結。焉得而結之。然局未必卽結。觀

再者也。今便欲局之速結，焉得而結之。然局未必即結，艱于勢也。非我所得而主，而事之理則若有可憑，不在于終局之日也。纔下手，便已了了。勿姑爲而姑試之。如

皇上頃折衷廷臣之議，關內外分屬之于兩鎮之王，差中爲直捷了當之計，豈英謀睿慮超越千古，直以奴患付臣等，更無可避，况經督兩臣，又是天下之豪杰也，何得不殫督勵畢力策臣爲

皇上完此一塊土。撫臣劉詔與臣關切如左右手，諸道臣畢自肅、王應豸、張春、張翬、明俱有識有力，與餉臣黃運、太解運如期總兵趙卒教，慮最精，滿桂氣可鼓，卽鎮守諸臣

兩朝從行金 卷三十一 九
諸內臣俱身視邊患無愧

皇上之家督以臣之迂拙左右其中何功不竟蓋天下
事固成于有所因亦敗于多所倚漢多出塞之功則在于
能任如班超馬龍虞翊輩顧其才可用則盡其所欲爲故
成功惟漢爲最唐安史之亂蹂蹂長安而不敢窺澤潞
則在 廷之權分而藩鎮之權一也唐室無恙終賴藩鎮
之功至宋始則以 天下奉契丹繼則以 天下守河北
故力以全用而無余卒之遂以 天下殉合三代而得失
了然奴而能爲 中國患則其獨擁一虜生殺予奪之自
繇生聚教訓之不易而我調四方烏合當之彼以專我以

生聚教訓之不易。而我調四方。烏合當之。彼以專。我以散。彼以常。我以暫。宜乎不相及。今

皇上以關外關內分屬。責有攸司。生殺予奪。生聚教訓。專而不分。常而不暫。猶之乎奴也。而又與以內地之轉輸。又多彼此之交護。如捕虎焉。此人日中已無虎。更兼發縱犄角之有人。餉餽擒打之有具。則虎之不能為患。審也。關內見兵不滿三萬。必足三萬。始可為關外之勁。關外則六萬餘兵之馬騾三萬八千餘。兵與馬見在關外者。俱未有此數。候增而補之。往時當遼事者。或索兵三十萬。二十萬。臣今定于六萬餘。稍益之。修築之。班軍耳。豈好用寡哉。但賦窮于無可繼。役不堪再藉。以遼人守遼土。上下井牧之相

附。寡而有多之用。月餉草乾。歲銀一百六十餘萬。零米三十五萬一千石。零料四十七萬四千八百石。零兵馬錢糧。註爲定額。且守且戰。且築且地。撫西虜以拒東夷。來歲屯種之所。入可以漸減。海運大段。堅壁清野。以爲乘間擊惰。以爲隨機應變。如水到渠成。方畧原不得拘。有必不可留者。總兵也。已用趙率教一人。在左屯而領前鋒。無戰不克。無履不險。今前鋒如舊。仍河東付總兵之體統。以承關內關外二鎮之乏。而不可少者。餉司也。歲完一百六十萬之出入。已多于永平薊州之各鎮。而寧遠待餉于關內二百里。往返頗覺至艱。况爲遼東舊有之官。或宜竝設。如撫鎮

若臣等曠已久。罪戾實深。二親在暴。不宜一刻戀此。但未

聖往。返。頓。覺。至。艱。况。為。遼。東。舊。有。之。官。或。宜。設。如。撫。鎮。
若臣鰥曠已久。罪戾實深。二親在暴。不宜一刻戀此。但未
去一日。宜一日經營。偕諸臣苦心戮力。務以生聚為節省。
事則年治一年。餉則日省一日。務還

祖宗幅幘法制之舊。蓋日計不足。月計有餘。月計不足。歲
計有餘。戰則不足。守則有餘。守既有餘。戰無不足。不必侈
言恢復。而遼無不復。不必急言平奴。而奴無不平。卽此一
番更定。奴自不能為患。卽以下手之日為結局之日可也。
蓋人可遁易。而着數必不可更移。如金城圖上方略以夷
攻夷。卒之償如左券。主謀先定故也。古今人原不相遠。而
難成易敗者功。蓋勇猛克敵。敵必讐。振奮立功。衆必忌。况

任勞之必任怨蒙罪始可以有功。怨不深。勞不厚。罪不大。功不成。謗書盈篋。毀言沓至。從來如此。惟樂羊與卽墨大夫。幸結獨知于英主。今臣與諸臣遭遇。

聖明。推心置腹。踰越古人。惟書

皇上與廷臣始終之

封疆。其有賴矣。伏乞

皇上察臣一得之愚。

勅下該部

採擇施行。奉

聖旨。覽奏。具見石畫深謀。主守不主戰。尤是制奴穩着。關

外另設餉司。着戶部議覆。朕念切封疆。委任責成。不啻推

聖上自覽奏、且見石畫深謀、主守不主戰、尤是制奴、穩着、關
外另設餉司、着戶部議覆、朕念切封疆、委任責成、不啻推
心置腹、安有謗訕離間、還着彈力防禦、一意滅奴、勿以瞻
顧分心、該部知道、

賜川湖總督閔夢得尚方劍、

北鎮撫司奉

聖旨、程夢庚等、賊銀十三萬六千兩、本司立限嚴追、吳養
春、賊銀六十餘萬、着行撫按照數作速追解、其山場木殖
銀三十餘萬兩、工部卽差官會同撫按估計變價解進、以
助大工、山場地二千四百餘畝、并隱匿山地、與拋荒地土、
未入冊者、查出并科、盡歸朝廷、不得仍前隱漏、厥臣魏忠

賢報國赤心發奸巨手搜剔黃山之弊克襄紫極之浩

煩省金錢而工愈饒不加賦而財用足種種勛勞茲功更

錦衣衛指揮使

懋着廕弟侄一人與做錦衣衛指揮使世襲給與應得誥

命仍賜勅獎勵以示優異還賞銀五十兩采段四表裏羊

二隻酒三十瓶新鈔三千貫原辦官旗照例優叙該部知

道

刑部奉

聖旨劉鐸曾雲龍彭文炳劉福俱依擬即便會官處決辛

雲節遣戍方景陽雖已物故還當戮屍司官高默徐日葵

陳振豪湯本沛先係徇情賣法及奉嚴旨纔行改正着降

三級調外任該部知道

三級調外任該部知道

福建地震

鎮撫司奉

聖旨犯人徐自強等着送刑部如律擬罪張國紀身係皇親宜恪遵禮義不得濫用匪人本當送國子監演禮三年姑着自行省改該部知道

忠賢借遵奉

懿旨之名輒以徐自強等為繇中傷

戚晚傾搖

母后可謂狡矣

浙

圖

館

九月

三
蘇
三

蘇
三



浙江圖書館

蘇
三

三

九月

工科王夢尹以東江有當整頓之成局、奴酋有可招來之部落、從實敷陳、以圖恢復、勝算疏曰、臣向奉使海外、風聞尚得論列、而况臣所親經之地、局外尚得指陳、而况臣所躬嘗之事、何敢嘿嘿而處此、董一一爲

皇上陳之、仰祈

睿覽採擇焉、一名器之當重也、海外叅遊等官、不下二百餘員、而經兵部

題授者幾何人、臣以爲多固足以備用、但今日一都司、明日一遊擊、在文龍固借此以鼓舞士心、竟究得官易而人

不知榮文龍鼓舞之術亦窮况一借名色歸遊海內黃蓋腰金號于人曰文龍之屬員也在文龍已不知其人之作何狀供何職矣此文龍亦對上稱苦者臣以爲隨便授官宜行于暫而不宜行于常東江一鎮可謂暫而常矣似宜令文龍清汰一番酌定地方酌定職業據各將官年勞造冊登撫具冊酌定職事一冊
題兵部酌復除已經
題授者及千把總等官聽便委用其餘查其年勞量授職級俟其年深績茂仍與題
請升授間與

內地互相升調使叨升者感

朝廷之

恩遇而思報望升者慕

朝廷之

寵榮而思企。各弁既以爲榮。官又以品自砥。毛文龍亦得
猛士之爲用矣。一兵額之當限也。臣語文龍曰。兵多則難
精。而况餉不給乎。爲今日計。惟汰冗食以足餉。足兵以強
兵。或牽制。或進攻。乃克有濟耳。東江兵雖稱十五萬。而屯
田者。盡克其中。合無將見在之兵。令文龍精選一番。或三
四萬。或五六萬。就津登之本折。逐項酌算。務令兵不浮于

食如有不給。而仍以屯田者足之。其屯兵就各兵之父兄子弟約定名數。務足屯田之用。戰士則厚其廩糧。屯田則飽其家室。其有餘之衆。或量移

內地。或移之寧遠。壯者籍爲兵。弱者籍爲屯。在戶部既不苦無米之炊。在文龍亦不苦庚癸之呼。在遼民旣免凍餓之虞。又遂生全之路。上感

國恩。下念家仇。而勇氣亦百倍矣。若添餉以責恢復。恐中原之物力有限。海上之需待無窮。是在

皇上

睿慮特裁。非臣所敢妄議也。一南兵之當裁也。臣聞南兵

出海時。名雖數千。至島不及一千。毛文龍慮其虛弱。遂以一

出海時名雖數千、至島不及一千、毛文龍慮其虛弱、遂以
遼人補之、四五年來、陰陽之消磨、饑寒之零落、又不知凡
幾矣、况以北人補南兵、名雖南而實北、何益乎、乃糜東江
之餉三分之一、合無除堪留駕舡水手之用外、以遼人歸
入遼兵、其南兵之老病不堪者、汰之南還、去姑存之虛名、
成畫一之紀律、庶名實相稱、而士伍無假借矣、一餉運之
當蚤也、海外屯田、其收入也、有時、其支給也有限、而與商
人及朝鮮貿易、統賴餉銀、是遼人之存活、全賴
內地之轉輸也、獨天津糧米、運發及時、而山東餉銀、發解
未免後時、彼管餉之奸弁、遂得借口開報不清、以致海外

造冊。竟不收入。不思遼民孤島中。懸釜待炊。能待此西江之水乎。合無申飭該省。預爲解給。務要當年之餉。完在五。月以前。庶六七月間。風便可至。倘稍遲月日。秋風一起。徒。克魚龍之腹。不然。亦以今歲之餉。而療來歲之饑矣。一部。落之當招也。攻人之法。以長攻短者。勝。聞自遼陽廣寧潰。陷後。奴所得子女玉帛。分給各牛鹿部落者。不可數計。其。日用飲食起居。不啻。

中國富家翁也。聞有征調。各抱妻孥相哭。視昔之勇健悍。鷲稍有間矣。且其富厚尊寵者。皆建酋真種。如白羊骨瓦。兒哈北關魚皮等部落。俱被虐使。頗懷怨恨。欲逃無所。此。

亦奴之短于馭衆也。若

敕令邊職廣布文告。明招暗誘。收其携二之部落。處之島中。或擇地築城以居之。使奴日夜不得安枕。或亦弱奴之一端。如謂部落來降。恐有奸詐。且歸降者少。無益于事。歸降者多。難爲安插。職以爲嚴。爲約束。自可無患。不然者在。奴地爲奴用。詎不足煩我圖度乎。統候

聖裁。以上五款。因時酌量。就事調停。總之使下無私官。官無私民。糧餉歸于實用。以成恢復之實事。尊

朝廷而固

封疆。端不外此奉

聖旨這條陳五款具見方畧。有禪東江軍務。着該部作速酌議施行。

左副都御史劉廷元疏請改正

皇考光宗實錄并論廣西副使曹學佺削藉

時學佺有野史紀畧一書議論與要典相反故削爵毀板

平遠總兵毛文龍上言為遵

旨奏報直陳結局疏曰

天啓六年四月十一日深入掣奴適聞閱臣至島收歸鐵山復于本月十八日接得兵部劄付為海外捷音復至等事謂奴犯寧遠已經三月職竟不知所往須彌島去奴寨

二千餘里遠不相救著職自己審處

事謂奴犯寧遠，已經三月，職竟不知，所住須彌島去奴寨二千餘里，遠不相救，著職自己審處。

奏報以圖結局，皆出自

聖裁，而部議又謂海外一旅，所不憚悉索以供之者，專爲牽制一着。今奴西向，有如風馬牛，卽欲職移駐近島，扼要反覆復讀，且驚且喜，驚則驚奴犯寧遠，謂職不知，喜則喜皇上念及結局，謂當自己審處。然職于奴非不知者，亦非但知之者，職于上年十月內卽發塘報，言奴于燈節前後必大舉入犯，謂右屯等處更宜加嚴防守，職以先知之矣。卽經臣高第曾云得職塘報，而預令道鎮預爲料理，是職之先知已爲寧遠戰守計矣。及至今年正月十五日，卽雲

從山發兵、本月二十日職卽督官兵至沿江一帶督發深入、令易承惠等進攻威寧營、林茂春王輔生進襲海州等處、皆有擒斬、奴聞掣圍、是職不但知之、亦盡力牽制之矣、特苦糧餉不足、不能與賊久持、器具不備、卽尅復城堡、不能站住保守、圖然則于奴非不取、廟堂以奴緩兵徐歸、便謂職不牽制、豈誠奴已攻圍被敗、正是強弩之末、又慮寧遠全軍追逐、是不得不爲緩兵之計、以此指爲不知、豈不拊心長嘆、所駐須彌島、卽名西彌島、一連有三山、周圍廣濶二百餘里、中則雲從山、前則西彌島、再後則真珠島、以陸程計、雲從之離鉄山有八十里

以水程計、鉄山之至雲從僅三十里、雲從與西彌從大路

彌島再後則真珠島以陸程計雲從之離鉄山有八十里
以水程計鉄山之至雲從僅三十里雲從與西彌從大路
去至义州止一百六十里鉄山從水路去亦如之又州與
鎮江相對不過有三四里鎮江至遼陽三百六十里是鉄
山與西彌與奴寨總之相距在五百里內今謂去奴三千
餘里政不知何臣作此誑言以欺我

皇上去冬移駐雲從原爲鉄山樹木已盡無所樵採移以
就便迺指爲規避又不知何人故爲異議以誣此東江今
閱臣于五月十九日至島親望見西彌親歷义州以悉遠
近則遼陽之奴寨可知惟其去奴不遠所以知之極真牽
之極切職可不辨而自明惟是令職自己審處一節職有

熟筭自信足圖結局

請爲我

皇上一一陳之夫兵事首論人心次論地勢再次則算有成謀者尤當以之而始局卽以之而終局矣奴酋吞據遼瀋當其鋒者首議三方布置今着止寧遠暨東江耳以人心論寧遠遼兵少而西兵多東江則以海外孤懸無所退避盡用命之人心以地勢論寧遠至山海一線可通諸凡餉械易輸易足東江則往來接濟春俟凍開直至清明節後人方敢渡海及冬稍凍前無糧草後無援兵便成絕地使能站立得定亦非易事然寧遠至遼瀋俱係寬平坦道

無險要舍藏難以出奇攻襲可守而不可戰東江則憑險

使龍站立得定亦非易事然寧遠至遼瀋俱係寬平坦道

無險要含藏難以出奇攻襲可守而不可戰東江則憑險
可以設疑出奇可以制勝水陸齊通接濟則艱戰守則得
人心與地勢既以兩得其所以進剿恢復終
是東江事半而功倍此非敢侈言也實一定之情形必然
之事勢緣向來

亦是實話

廟堂議論以東江為牽制之虛局不以為進剿之實事錢
糧半饑半飽軍需若有若無奴不西去不言牽制得力奴
一過河便言職不牽制豈不念全遼不復山海終危奴賊
不滅終為

國患職于

天啓三年間早已料之。又豈不念弗謂得過一日。紐目前之小安。忘

靈長之大計。職于亦

天啓三年間蚤提醒之爲因

廟堂全無一定之計。奴伏而羣情泄泄。奴動而衆議紛紛。

更不以職言爲是。急加糧餉軍需。乘時剿復。致有今日。及

至今日。便議移鎮。此何見也。前

請加餉。兩年以內。分文未增。所

請器械。兩年亦未運至。所

請舡隻。今方鳩工。未得一帆應用。今部猶言不憚悉索。以

供之。將示麗人好聽乎。抑以此而嚇奴酋也。切恐東江移

供之將示麗人好聽乎。抑以此而嚇奴酋也。切恐東江移鎮卽失地勢。併惑人心。無論不能進剿。亦不能牽制。斷斷乎其不可者。如以職自處之。愚見歲餉而

請二百萬兩。今者

京庫山東之歲餉已有四十萬兩。再加六十萬兩。津運之截漕。向止十萬石。今

請加二十萬石。山東之價買率。糧歲定十萬石。狼總得四十萬石。再有不足。索之屯田。併准東江于淮膠等處。自爲設處買運。其軍少器械。除三四年分所請發熟鉄農具防裨等項。除天津運解外。今

請准

天啓四年內制虜前備之科叅不必官商置辨竟以部銀歲給十萬兩以聽東江之自造海上以舡爲命沙唬舡尚請造三百隻登淮造一百隻今

請加沙舡九十隻唬舡六十隻共得二百五十隻欲喻西虜連絡之情以絕奴酋西賄之路鎮印萬頃查給舊征虜前將軍印何爲西虜熟識卽東江能與西虜往來要約無印不足以取信

請查給之欲課東江進剿之績併顯餉械接濟之需上年六月間職雖具疏

請內臣一員并

請舊撫臣王化貞出海督臣部。臣台省諸臣屢言之。知非東江一已之私。今宜令其出海監督。再加東江開一標鹽引。照寧遠汨舊例官賣。以幫運脚糧餉足用。器械精堅。舟師備具。連路監督有人。東鎮仍駐東江。委托胆畧之將。授以方畧。恢復廣寧。駐兵三岔。可尅期于二年內。夫逆奴進犯。止有二路。從鎮靜堡進。守廣寧。便可當鎮靜之鋒。遼瀋來。從三岔河過。駐三岔。便可截狂奴之渡。必如是而寧遠可以安堵。山海可以無虞。

神京奠。

陵寢寧而

天下完固。先結此小局。另議復遼平奴之大局。再為尅期不幾乎有次第哉。只此信為今日要着。然不自今日始言之也。上年已具疏

奏聞。部可其議。謂尅期兩年不為遠。錢糧百萬不為多。似乎今日真屬可行。此則東江自己審處之一策也。然還念之。

以上數事。最為簡省。最為緊要。酌其可以措應。亦酌其可俯從。是不敢隱熟算之。籌畫以虛明問。倘當事者意見有

主門戶自分于此數事有一不如職

請此局終難圖結深爲可惜惜以如許之兵民數年之撫練一旦委弃之耳至于東江之南北官兵饑寒窮苦最可怨嘆上年十月永結斷運迄今已踰八月津運顆粒未至去年所剩青州銀兩于登買運者止至百石餘嗷嗷之衆張願待哺幸得去冬所存之貨換買麗糧十萬餘石分給糊口至三月終人已告絕餓死無數又移文乞借于高麗熟米七千餘包爲粃進攻遼陽鞍山等處以撤奴回具見塘報雖損兵折將而奴已掣回矣職一腔之熱血遂畢但行軍草野卧地十六夜風雨淋漓致受濕氣手足瘋麻百

亦苦

病交發、且以南北官兵、奄奄乏食、束手持斃、傷痛切心、卧床不起、難以理事、

請將

天啓五年以前除山東新餉外、凡有

京發帑餉津運粮石、收用官員、挑選壯丁、設在營伍、存營

器械、需舡隻等

項、備造册籍、差官查送報部、以備查核、

五年之內、用若干粮、養活若干官生兵衆牛馬騾匹、庶見

職一番苦心、伏乞

皇上軫念

社稷安危、係于寧遠東江兩地、若移撤東江兵馬、不惟地

利失人心、懼而勦復難期、又恐愈近奴、而戰守工夫難定、

利失人心搖而勦復難期。又恐愈近奴而戰守工夫難定。奴不滅而一息之奴氛愈難制也。職固不足惜。其如封疆何。則遼之爲遼。尚有不忍言者矣。伏懇

皇上

敕下閣樞會議。速擇賢能代職料理。用職之言以終此局。不惟職尾大之心跡且明。而

封疆之大事亦完。卽遊于泉壤間。深感

皇上鴻恩。全始全終。當勵覓殺賊以圖仰報。或曰。奴賊西犯。職故爲此辭。不知職之焦勞成病。原爲乏糧餉。乏器械。乏同心。共濟其非畏敵也。明矣。使職而果畏敵。當日遼事

敗坏、經院道鎮業已數斃、兵馬盡西、使職不知此局、當與
草木同腐、飄然長往也、又何以率三百人而來東江、擒僞
賊、沐

皇恩而不能知始局、自是知終局、今日何以撫招兵民至
數十餘萬而求代、則病果入膏肓、自分難以救治、恐悞
國而所以悞東江、是吐向扼之愚忠、祈立善後之左券也、
奉

聖旨、覽奏、知道了、疏說地勢人心極明、不必移駐、其請器
械、舡隻、餉銀、着該部酌議具奏、兵部知道

吏部奉

聖旨、量能授任、朝有彝章、量力服官、臣有定義、各官年九

聖旨量能授任、朝有彝章、量力服官、臣有定義、各官年力
衰邁的、義當自裁、其素有品望的、着與加銜致仕、以示風
勵、你部卽遵旨分別具奏行、

刑科黃承昊請設餉司奉

聖旨、黃承昊係東林、不自引退、反條陳塞責、着削了職、爲
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該部知道、

工部奉

聖旨、黃山木植久爲奸宄盤踞、差主事呂下問給與專敕、
以重事權、撫按道府、務與同心協力、遵照原題上緊追解、
毋得彼此推諉、責有所歸、其山場地畝、仍着撫按官丈量

等則酌定賦額另行具奏

編修姜曰廣、工科王夢尹遵

旨便道詳閱事竣謹陳海外情形疏曰

天啓五年十月十六日該科王夢尹

題爲海外孤軍可念糧餉酌重

獻芻蕘之言仰祈

聖明採擇以固牽制之局事奉

聖旨海外情形卽着頒詔二臣便道詳閱具奏以憑酌議

不必另自差官該部知道欽此欽遵職等以

詔書嚴重先朝鮮國開讀事竣隨遵

旨便道沿沿島詳閱間凡目所親見耳所親聞者一切情形

旨便道沿島詳閱間凡目所親見耳所親聞者一切情形不敢稍加粧點以上負

明命亦不敢稍加減匿以下負輿情明有

國法幽有鬼神上有明見萬里之

聖人下有萬耳萬目往來不斷之舟楫職等敢不凜凜慎焉語曰民爲貴董先爲

皇上陳遼民之情形而次及其他自被擄遼民苦奴之虐甚也各島中行有來歸者男婦子女四五年所不啻十餘萬職等初往朝鮮時渠等已絕糧二三月矣沿途迎職等哀訴者鐵山廣鹿石城鹿獐等島各有安插之遼民卽自

讀此慘然
欲絕

此念未死
良可憫濟

鐵山至朝鮮之安州麻布川大川等處二百餘里陸續不
絕奈皮骨僅存。枵腹待斃力不任兵戈。匍匐道傍不能起
甚有偃卧不能出戶者。職等親至其室見奄奄氣息哀鳴
床褥間職等心憐之亦無以益之也。渠仍向職等懇曰我
父母妻子一家俱遭奴害安得飽食一日殺奴一級死亦
甘心職等壯之而未敢擅許也。遼民萬死一生從虎穴中
逃出望我

中國生全之也。而竟以饑不聊生且日夜多死二者真可
憐也。此遼民之情形也。

一曰遼兵據毛文龍冊報十五萬大要遼兵卽遼民其冊

以外非婦女則老弱者或新來者耳其目前堪用者亦不

以外非婦女則老弱者或新來者耳其目前堪用者亦不啻二、三、萬、其、餘、不、獨、無、堅、甲、亦、無、利、刃、更、多、執、挺、而、衣、不、蔽、體、者、度、其、年、貌、儘、堪、圖、攻、取、陣、戰、之、用、惜、食、不、克、腹、器、械、不、精、恐、難、以、操、牽、掣、之、勝、也、其、南、兵、亦、多、以、遼、兵、補、額、思、餉、不、及、時、其、真、南、兵、固、無、日、不、思、南、還、也、此、各、兵、情、形、也、

一曰遼官三韓既陷遼東各衛指揮千百戶等官逃歸內地者固多而就便逃歸東江者亦不少除毛文龍已用者不計外尚有二百六十餘人有未襲職者有襲職而無俸糧者無不願食

公家一日之俸而効一臂之力在

內地者皆隸南等衛支糧矣在海外者孰非功臣之子孫而聽其流離瑣尾已也此遼宮之情形也

一日遼生諸島中遼生共計有二百餘人職等回至鐵山越一日卽試諸生赴試者止有三十餘人如董朝紳等十餘人皆堪進取職等亦賞其流離患難中不廢誦讀但內地如山東已容其入闈中式用示

優恤而海外諸生仍不宜終錮海隅令抱向隅之泣也此遼生之情形也

一日海外商人不下五六百人半在登州半在海峽據册

借欠計九十餘萬有登州理餉官亦有還過者卽過海算

借欠計九十餘萬，有登州理餉官，亦有還過者，卽過海算
明約借欠亦不下五六十萬，據商人稟稱有銀不至手，家
不得歸，而竟縊死于登者有貧已徹骨而挑水度日者，及
有爲人役使而寄食守候者，近毛文龍慮餉弁之多弊，欲
移商人海外，以就銀如商人畏風波之險遠，欲在登株守
以待頒政，尚未決，此輩熙熙攘攘爲利而往，其涉風濤拚
性命急軍

國不過權子母以求償耳，今本息俱罄，前此者已難爲償，
後此者更難爲繼，此亦不可不急爲之計也，此海外商人
之情形也。

一日俘解自旅順至鐵山沿海約二千餘里俱與奴隣耕牧偵探處處可以相遇以多擒少以壯擒弱或彼或此此常情也獨五月之戰的係文龍身親督陣職等將至皮島而文龍始回向來我兵見奴即逃而文龍能使之赴敵一往英風可謂賈壯雖被奴殺傷多將多兵我兵亦畧有擒獲已奉有不係渠魁免行俘解之

明旨矣今後仍尚畫策萬全也此俘解之情形也

一日屯田獐子島以西舊隸遼東皮島以東迺隸朝鮮其開墾田地俱以日爲計而無畝數

天啓五年一歲收各色糧食二十九萬有奇惟是島中之

田堪種者固有限而計地不寬朝鮮之地皆該國所不耕者

天啓五年，一歲收各色糧食二十九萬有奇，惟是島中之
山堪種者固有而計地不寬，朝鮮之地皆該國所不耕者，
或山巔或山坡，濇蕩不堪，而用力倍艱，要亦可接濟兵民
之窮也。此屯田之情形也。

一曰朝鮮之接濟朝鮮通

國皆山原野甚少，大率多水田，總計八道富饒，不過三道
其民朴野，不尚華飭，毛文龍以銀易

中國之貨以貨易該

國之米而該國仍稱苦也。據毛文龍冊該

國止天啓四年捐助銀一千兩，其餘皆以貨易之也。此朝
鮮之情形也。雖然職等又有說焉，總數款而提衡斟酌者

定論

天也。毛文龍以二百人入鎮江，據鐵山，招降夷，撫歸義之民，至十餘萬衆，卽不謂吮奴酋之精血，亦可謂收遼左之子遺，不愈于遼陽一陷，越海而南，廣寧一潰，望風而遁者哉。如毛文龍者，不可不謂之豪傑，亦不可不謂之偏鋒。若堂堂正正，與奴酋決勝敗于郊原，不獨職等不敢信文龍，卽文龍亦不敢自信。若能養成一隊精銳之兵，設伏用間，乘敵出奇，文龍自信其能，職等亦信文龍之能也。將將之道，惟在

皇上之神武，與本兵之運籌耳。遼民歸來者，非不衆，若何使之生全，遼兵備數者，非多，若何轉爲精銳，老職之官俸

何查支，遼生之進取，從何向往，商人之借欠，竟何底止。

使之生全。遼兵備數者非多。若何轉爲精銳。老職之官儀

何查支遼生之進取從何向往商人之借欠竟何底止

執祈

敕下該部酌議施行職等奉

旨便道詳閱與

特遣閱視不同不敢妄舉市恩止將毛文龍原定花名糧

石文冊咨部備覆

遼東巡撫袁崇煥塘報奉

聖旨據報奴斃已真其子爭立狡黠叵測還着嚴加防禦

一切剿守機宜相時而行勿致疎虞該部知道

本年八月初十日

老奴酋疽發背死

兩朝從信錄 卷三十一
皇極殿告成禮部請擇吉臨御奉

聖旨是卽着欽天監擇吉舉行

諭停刑

刑部擬徐自強等罪名奏上奉

聖旨是斬犯徐自強絞犯劉應乾趙三省俱着監候處決
其餘依擬發落

兵部奉

聖旨據奏內臣撫鎮越數百里閱城畧地議招集饑民安
屯種漸復疆土功勞可嘉厥臣魏忠賢體國赤心籌邊
志鼓忠義以勵鎮守捐家資而濟軍需致令將士協和

兵威丕振、數載逋逃之寇、已罹天誅、三韓藁莽之區、今將
復業、宜有破格之典、以酬非嘗之勛、于原封伯爵、晉肅寧
侯、給與應得誥券、還賞銀五十兩、綵段四表裏、羊二隻、酒
三十瓶、新鈔三千貫、賜救獎勵、以示優異、鎮守內臣劉應
坤、紀用與、厥臣同心經理、劉應坤、原廕弟侄一人、錦衣衛
正千戶、加陞指揮僉事、紀用原廕弟侄一人、錦衣衛百戶、
加陞正千戶、撫臣袁崇煥協力擔當、給與應得誥命、其鎮
將以及軍丁、俱依議、該部知道

旅順兵變

按旅順將官李鑛、貪淫敗俗、被害人民、揭告毛總鎮、差
官拘提、鑛遂與爪牙兵丁計謀、于八月初三二更、放炮

納喊邦拿差官籍口兵叛放火奪船逃去
又按旅順爲海口要地內蔽登藩外通東運東倚鍊山
北逼奴地若一旦不守奴知竊據則東壁單寒運輸梗
塞其患非小非東鎮之所當急圖守禦者也

陞霍維華太僕寺卿毛一鷺南京兵部侍郎曹思誠吏部

左侍郎

削奪朱欽相

削奪倪思輝

陸康稷張履端蔡獻臣冠帶閑住

一時削奪諸公皆好脩之士而悉以門戶處之如吳淳
夫李夔龍田吉等相繼而躋顯要以捺生殺予奪之
柄可怪乎芝蘭剪而荆棘叢哉君子觀于人才進退之
可以識世運之盛衰矣

從信錄卷



浙江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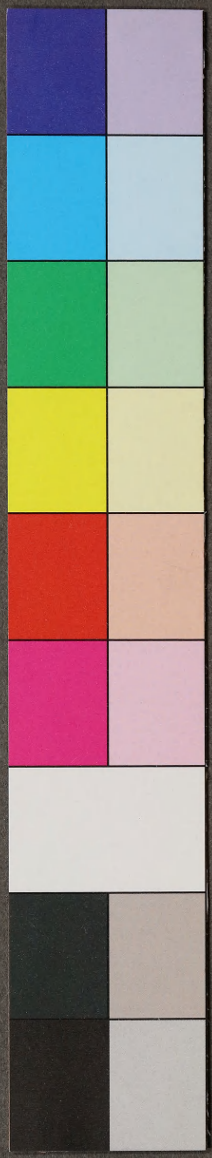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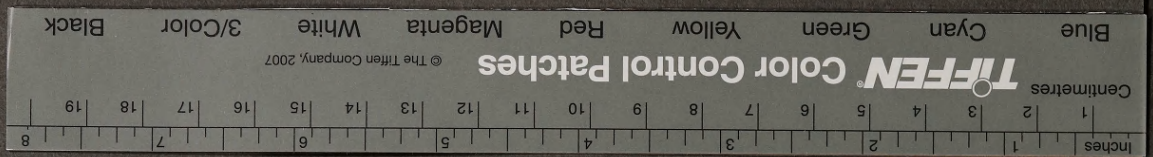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善本

登記號：004972

一九 年 月 日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